



C40-4514

丁翁上座請大僧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領經遠悅度府中永
不致計出院府
東土世錦牛機謹誌



B 64853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門第二子攝頌曰

牆柵尼剎具 不著打光衣 得少亦平分

洗淨儀應識

緣在室羅伐城其給孤長者施寺之後道俗諸人來
往者衆長者念曰今者寺園便成大路我今宜可遍
築高牆卽往佛所曰言世尊今此寺園便成大路欲
安園牆不知得不佛言長者隨意應作長者卽於四
面悉以牆圍至夏雨時其水不出致令淹漬長者後

時來禮佛足見其水滿作如是念我先築牆不通水
竇致令水滿佛若許者爲竇通出白佛佛言隨意通
水時諸牛犢揩損其牆或以角觸長者見已作如是
念我雖築牆未爲木柵廣說如上佛言應爲木柵時
有惡人盜木將去長者來見柵被賊偷隨處零落長
者以事白佛柵外安壅佛言隨作長者卽於柵外周
布安壅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名曰底灑頭髮極長詣剃髮
人處求彼剃髮彼作是念諸釋迦女強使我作廣說
如前苾芻所請許尼僧伽得畜剃髮且等宜於屏處

更相剃髮

緣處同前世尊旣許難陀出家時孫陀羅作好法衣
打治光淨以牙揩拭寄與難陀難陀得已披此好衣
手擎鉢對諸大衆馳騁而行苾芻白佛佛作是念
由著好衣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此是非法所不應爲
難陀癡人著此衣服手擎好鉢馳騁衆前是爲非法
若有苾芻著熟打衣得越法罪世尊旣制著熟打衣
有信心婆羅門居士將熟打衣施與苾芻苾芻不受
廣如上說豈令我等無善資糧趣於後世願當受取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隨意受取旣受得已除去衣光

任情受用苾芻以手按衣光仍不去佛言置於露地
待潤按之亦不能除佛言以水浸去亦不總除佛言
若水浸已隨意受用勿生疑惑若有信心婆羅門居
士等施與大衆熟打好衣準上應用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婆羅門居士等在於要處衆集
堂中共爲言話告言汝等知不沙門喬答摩及聲聞
弟子所得利養不共均分不如外道時衆會中有一
婆羅門先無淨信告諸人曰明日宜共君等親觀喬
答摩等是均平不諸人曰善時婆羅門遂將白氎一
雙入逝多林卽以其氎於上座前施四方僧曰言望

者我以此氎施與衆僧隨意受用上座報曰大婆羅
門願無病長壽汝此布施是心莊嚴是心資助善扶
勝定得妙菩提天上人中受勝衣服時婆羅門聞是
語已詐現恭敬禮辭而去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
曰汝可告諸苾芻彼婆羅門故來入寺欲求瑕隙施
此氎衣汝諸苾芻應可均平各取少分或用補衣或
爲衲紐或方手許隨用資身時阿難陀受佛教已告
諸苾芻世尊有教彼婆羅門來求瑕隙所施氎布汝
等可應平等共分各取少分或用補衣或爲衲紐或
方手許隨用資身苾芻聞已報尊者曰如世尊教我

等奉行苾芻得已便卽平分如前受用於明日旦彼
婆羅門在城門立時諸苾芻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旣
至門所彼婆羅門言聖者我施衆衆艷仁等作何受用
有一苾芻報大婆羅門曰衆僧得已平等共分我所
分得便補破衣一人報曰我所得者用爲拘紐一人
報言我所得者方如手許隨身爲用時婆羅門旣聞
斯語便作是念我等所說並是虛言漫相謗說沙門
釋子所得利養不共均分我今親驗知諸苾芻是具
得者實是均平心無偏黨可於此中而爲出家時婆
羅門起信心已往詣佛所頂禮雙足而白佛言唯願

世尊慈悲許我於善說法律而爲出家并受近圓成
苾芻性於世尊所勤修梵行佛告婆羅門善哉善哉
汝能發此勝上之心而求出家智者了知諸出家者
有五勝利廣如下說乃至世尊及聖智者悉皆讚歎
當求出家世尊卽命婆羅門曰善來苾芻便是出家
卽成圓具策勤正念勇猛不息摧破五趣生死之輪
如前廣說斷諸煩惱獲阿羅漢果乃至釋梵諸天悉
皆恭敬佛告諸苾芻濟及餘人知量而受獲如是利
是故苾芻若得餅食乃至極小猶如樹葉衆共分張
若得衣服乃至極少堪作燈炷衆亦共分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常樂清淨希願出家便作是念頗有洗淨愜我心者當依彼法而爲出家其婆羅門遊方求覓巡歷外道及婆羅門修行之處見便利了有不洗淨有人池中以百土塊而洗淨者見斯穢惡或事繁多皆不稱心無歸依處時婆羅門復作是念我皆遍看無遂意者唯有沙門釋子未往觀察卽詣逝多林乃見具壽舍利子攜軍持瓶水可受三升向便利處見已生念此是沙門喬答摩上首弟子我且觀察如何洗淨卽隨後去若阿羅漢不入定時不能觀察他人意趣舍利子旣見彼人隨從

而行遂便歛念觀此婆羅門何故隨我乃知此人心求潔淨欲於我所伺其善惡復觀其人有善根不與誰相屬遂見彼人先有善根繫屬於我作是觀已卽於上風安置法服唯著僧腳欵及下裙而已次於一邊輓石之上置末土七聚以爲一行各如半杙復於此邊更行七聚又於一畔別安一聚持一籌片并三塊土入廁室中不閉其門方便令彼遠處遙見便利旣了籌用拭身便以左手取其一土向下洗淨復取一土洗小便處旣清淨已次將一土遍洗左手右手持瓶至其土處瓶安左脰冷水邪出

若有三叉木者置土極要

以七聚一一用洗左手又取七土一一兩手俱淨洗拭兩臂亦令淨潔又取一土用洗澡瓶事了除去威儀寂靜被著法衣後更以水而洗雙足次至房中取淨瓶水再三漱口方始任情隨所作務彼婆羅門見是事已深起信心便作是念善哉要法餘莫能加外道設用百土洗淨不如釋子但須二七作是念已頂禮舍利子雙足白言聖者我今願於尊者之處善說法律而爲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勤修行作不放逸舍利子報言善哉善哉婆羅門汝能發此殊勝之心斯爲善事如佛所說諸智慧者見五利故當樂

出家云何爲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者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下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人供養禮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惡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爲諸佛及聲聞衆諸勝上人之所讚歎是故智者應求出家汝今應可觀斯利益以殷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說是語已便與出家并十學處次受圓具如法教誡策勵勤修斷諸結惑證無生法得阿羅漢果離三界染觀金與

土平等不殊刀割香塗了無二想如手搗空心無罣礙能以大智破無明轂三明六通四無礙辯悉皆具足於三有中隨處愛著利養恭敬無不棄捨帝釋諸天所共讚歎舍利子將羅漢弟子親詣佛所具禮雙足具陳上事佛告舍利子汝能如是以善方便引導衆生於我法中因斯制戒爲清淨事福利無邊

驗斯聖教

金口親言事合奉行理難違逆但爲昔諸律部文有闕遺雖復少傳未盡其致令學者無所準憑遂使七百年中斯法未備或以箇神充事復用帛拂拭身或於石上揩手元無用土之處此則咸非本法求淨翻成汙染今既咬鏡灼然行百住其恭慢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由何緣業具壽舍利

子以清淨事調伏引攝彼婆羅門能令出家到圓寂處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調伏彼人令得安樂於往昔時以清淨事已曾調攝令捨賊徒歸依三寶受持五戒汝等當聽乃往古昔於一聚落有婆羅門妻誕一女儀貌端正年既長大處女在家有五百羣賊夜劫其村時彼賊帥渴逼須水入婆羅門舍見彼少女告言女子我今渴逼有水將來女言且待卽悉然燈取水觀察賊帥問曰何所觀耶答言觀水問曰有何可觀答言恐有草髮飲時致患報曰我是狂賊欲害汝村準斯非理應與毒藥何憂草髮爲我患乎女聞

語已說伽陀曰

凡賊所爲者 枉奪他財物 隨君作不作

我常依法行

知水淨已卽便授與是時賊帥飲水旣訖情生歡喜
報言少女汝是我妹勿起異心女曰我實不須如此
賊人以爲兄弟常於他物作劫奪心物主見時射以
毒箭遭此命過苦痛難言我聞兄亡倍生憂感仁今
若能歸依三寶持五戒者我爲仁妹賊便美語告其
女曰汝言甚善我當作之女卽爲說三歸五戒令起
信心羣賊奉持共尋歸路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時

賊帥卽婆羅門是彼之少女卽舍利子是昔時觀水
爲清淨故令賊受戒捨惡歸依今復以其洗淨之法
令生希有拔出愛河登涅槃岸長辭苦海永證無生
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此是常行恒須在意如是洗
淨有大利益令身清潔諸天敬奉是故汝等從今已
去若苾芻苾芻尼學戒女求寂男求寂女鄔波斯迦
鄔波斯迦歸依於我以我爲師者咸應洗淨如舍利
子若人不作如是洗淨者不應繞塔行道不合禮佛
讀經自不禮他亦不受禮不應噉食不坐僧牀亦不
入衆由身不淨不如法故能令諸天見不生喜所持

呪法皆無効驗若有犯者得惡作罪若作齋供書經造像不洗淨者由輕慢故得福寡薄若晨朝午後不爵齒木卽不合食亦不成齋同前得罪汝等皆應依我言教無得自欺作不淨法懈怠放逸爲下品行當墮惡道時諸苾芻聞佛教誨皆大歡喜如法奉行
第四門第三子攝頌曰

緣破須隨替 明月聞便領 依止知差別

三人共坐聽

緣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諸苾芻著故舊衣無心愛惜時衣邊畔皆悉破落苾芻曰佛佛言隨所損處

以線絡之雖復橫絡線復下垂更著豎線絡令牢固佛言當觀僧伽胝服猶若身皮時諸苾芻更無餘衣常披大衣於其腋下流汗霑汗臭氣不淨令衣疾破苾芻曰佛佛言可於腋邊別安貼緣苾芻不知如何安貼佛言用物一肘半闊一張手而爲其貼佛言不應用白物貼應以壞色彼用袈裟色佛言不應

此乾陀色

恐染餘衣赤石赤土塗之苾芻縫著佛言應可羶緋遂於一邊安帖佛言兩畔緣邊俱可安帖顛倒任披若有

臭氣時時拆洗

緣處同前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生一女名爲明月

年漸長大時大世主便度出家與授近圓時大世主將五百苾芻尼往詣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佛爲說法乃至默然而住時大世主旣聞法已從座而起整衣一肩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已爲苾芻說毗奈耶唯願慈悲亦爲尼說佛言無有是處如來大師親對於尼說毗奈耶法然於苾芻尼衆有聞一遍卽能持者我當爲說時明月苾芻尼在衆中坐卽起合掌白言世尊唯願爲說望受尊言一聞領悟佛爲彼說一領無遺佛告諸苾芻於我法中聲聞尼衆一聞便領者明月苾芻尼斯爲第一佛作是念非一切處有明

月可求及相似者亦不可得是故苾芻亦應受持苾芻尼毗奈耶爲苾芻尼說復應教詔有問爲答如是念已告諸苾芻如所念事乃至有問爲答如世尊說由依戒故由住戒故修習於法若定若慧如理相應此明月尼隨順於我由依戒故由住戒故定慧相應發起勇猛正勤策勵廣說如前得阿羅漢果壞五趣輪出生死海廣說乃至釋梵諸天皆爲供養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明月苾芻尼曾作何業彼業異熟得大聰慧有大辯才聞持之中說爲第一於佛教中出家修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佛告諸苾芻

此明月尼曾所作業果報成熟廣說如餘汝等苾芻
乃往古昔九十一劫人壽八萬歲有佛出世名毗鉢
尸十號具足與六萬二千苾芻往親慧城住勝慧林
中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生一女年漸長
大其父信敬至隨意時遂便將女往苾芻尼寺以刀
子及針行與尼衆作隨意施時彼女子見斯善事心
生歡喜白其父曰我亦隨情與諸尼衆作隨意事父
曰善哉隨汝意作其女卽取刀子及針金銀珍寶種
種異物奉施尼衆爲隨意事卽於衆首合掌禮拜而
發誓言願我以此於尼衆中敬心福施所有善根於

未來世令我獲得大慧大辯具足聞持汝等苾芻勿
生異念往時女者卽明月是由彼昔日於尼衆中行
刀子等所有善根復發弘願願我未來得大辯才聞
持具足由彼業緣今受斯報又於迦攝波佛時出家
修行爲苾芻尼乃至盡形持戒無缺竟無所證時親
教尼於彼佛法中聞持第一時彼弟子發如是願我
親教師於此法中總持第一如佛授記於未來世人
壽百年有佛出世名釋迦牟尼於彼法中我當出家
佛亦記我於尼衆中總持第一由昔願力今受斯報
汝等應知若純黑業得純黑報廣說如前是故汝等

應當修學

緣處同前有少年苾芻共老苾芻人間遊行至室羅伐特老苾芻向鹿子母舍少者詣給孤獨園於一苾芻請爲依止住少多時曰其師曰阿遮利耶我於彼寺安置衣鉢暫往取來報言子隨去速來答言彼無他事尋卽旋歸禮足而去旣至彼已衆先有制若於一宿無依止師卽不應住便詣苾芻而爲依止旣至天明情欲歸去到師房所扣門而進曰言敬禮阿遮利耶四大安不師曰不安彼便念曰師今有疾我卽棄去是所不應世尊由斯制須依止互相瞻視我今

宜住待差當行卽便供給病遂瘳損白言觀察卧具我今欲去報言子汝無闕乏不答言我無闕乏然我本心不擬住此但爲暫來取自衣鉢此衆有制假令一宿亦須依止我懼衆法請作依止見師有病我作是念師有疾病我今棄去是所非宜具陳其意師曰善哉善哉具壽共住門人於親敎師及軌範師共相瞻侍應如是作若有諸餘共住門人於二師處亦應如是增長善法如蓮花出水斯爲善事汝當好去常爲謹慎勿作放逸遂禮師足奉辭而去漸至給園到其師處合掌禮敬師言善來具壽何故遲遲彼便以

傳
事具悉白知師曰善哉具壽汝能如是於其師處敬
重相看能令善根日夜增長如蓮處水師作是念爲
前依止爲更授耶苾芻白佛佛言有緣暫去卽擬還
來宜依舊師無勞更授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專修靜慮有小苾芻請作依止
卽便爲作生如是念如佛所說寧作屠兒不與他出
家及受近圓而不教誡共住旣爾門人亦然我修禪
寂無緣教授宜付餘人令教讀誦詣一苾芻報言具
壽教此讀經答曰共立要期我當教讀若有乏少能
供承者我不相違答言若有闕少我自供給卽便教

讀後於異時彼便染患其依止師如法供給遂便瘳
差其依止師復自染患彼不迴顧瞻察其師如是至
三竟不看侍報言汝去別求依止答曰蒙作依止是
事流恩一無闕乏今何驅遣報曰汝無闕乏我有闕
乏汝之病苦我自供承我病至三不曾迴顧汝作如
是不恭敬事若有與汝作依止者可於彼住彼聞默
然不能致答苾芻白佛佛言於依止師可爲供侍當
觀師主與父母無異違者得越法罪時有教讀阿遮
利耶身嬰疾病受法弟子不爲瞻侍及其病差還來
問經師曰汝去我身病苦曾不相看誰復更能教爾

習讀可覓餘人共相指示復便無對苾芻白佛佛言
於依止師應爲供侍於教讀師亦爲供給者後於異
時依止教讀二俱染患不知於誰而爲供給苾芻白
佛佛言若其能者二俱看侍若無力者可供依止若
無教讀隨處得住若無依止不合停居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他出家并受圓具卽便棄擲
人間遊行彼弟子不以衣食及法而相攝養此便於
餘而求依止其師卽以衣食法共相資助如世尊說
有四攝事布施愛語利行同事時彼門人於其師處
倍生敬重情無捨離後於異時其親教師遊行事周

還來給施少年苾芻皆起迎接其年老者咸唱善來
彼舊弟子見不起座諸苾芻告曰見尊者來少皆迎
接老唱善來因何汝今見本師來身不移座豈成合
理答曰豈彼於我出家近圓能以衣食及法共相資
助令我憶念見而迎接苾芻報曰勿作是語如佛所
說若復有人依託師主於佛法中剃除鬚髮而披法
服以淨信心出家修行彼人於師乃至盡壽四事供
養未能報恩汝作是言非爲應理彼便默爾苾芻白
佛佛言弟子門人纔見師時卽須起立若見親教依
止卽捨如佛所言見親教師卽捨依止者諸苾芻不

知云何如下具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一少年而爲依止經半月已至長淨時來到師處白言阿遮利耶我今敬禮有所請白欲守持長淨師言賢首何因我得是汝之師彼云我以阿遮利耶而作依止師曰如汝傲慢不相敬重誰與依止隨汝意去別覓餘師彼便默然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日不三時禮敬師主有如是過是故應知弟子門人每日三時須就二師而申禮敬卽告諸苾芻曰是故汝等弟子門人每日三時應就二師而申禮敬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一少年而爲依止恩養供給愛念如子時彼弟子遇有他緣須向餘處白其師曰阿遮利耶請爲觀察房舍卧具我今欲向人間遊行師言子無闕乏不答言阿遮利耶我無闕乏然欲人間隨處遊歷不久還來報言子去若於中路生追悔者卽可廻來白言甚善奉教當還至中路已便生追悔作如是念我依止師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我棄他行不爲應理今可廻歸遂却還住處師見問曰汝今覆來有所遺忘答言我無遺忘然我路中作如是念我依止師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更求何事在外遊行

爲此還來師言甚善師復生念卽舊依止爲更與耶
苾芻白佛佛言若依止師有心顧戀門人無顧戀心
是則名爲不捨依止若依止師無顧戀心門人有顧
戀心此亦名爲不捨依止若二人俱有戀心亦不名
捨若二人俱捨各失依止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爲衆導首有多少年來從習讀
師於異時忽染時患諸習讀人曾不看侍如是至三
皆不顧問後時病差弟子皆來請其師曰教我自讀
或云教誦師言具壽我三染患汝等無人廻顧看我
若有見汝如此傲慢能相教者可就於彼而爲讀誦

苾芻白佛佛言教讀誦師亦應瞻侍彼悉皆作便廢
善品佛言應爲番次是時有一老瘦苾芻先就依止
餘人報曰老人明日當番答言何故於師作直供給
汝等安隱我常侍養諸人報曰斯爲善事如佛所說
若看病人卽是看我汝善丈夫隨意當作彼便供給
因斯病差來請師曰教我讀經報言且住未至汝番
後請師曰教我聞誦答曰未至汝番答其師曰看承
供給是我當番請誦授經餘人巡次宜當好住我出
他行師言且住有所須者我皆爲作彼便默爾苾芻
白佛佛言常供侍者不得同餘勿令有廢次及餘人

時有二人一聰一蒙授聰者時以其文長蒙便事闕
佛言應更次授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向門徒舍出牀令坐六人同坐
其牀遂破一時大笑餘苾芻見告言具壽作斯非法
不知慙恥仍更大笑彼共答曰我豈飲酒噉葱蒜耶
報曰此亦不久必當見作問曰我何非法答曰豈可
不見牀重破耶答曰豈可木盡巧匠身亡彼便默爾
苾芻白佛佛言不應一牀六人同坐彼遂五人還同
前過四人亦爾佛言不應四人若於一牀三人得坐
若大水枯兩人同坐小者唯一違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四子攝頌曰

養病除性罪 將圓不昇樹 王臣不受戒
斬手不應爲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佛所說若見病
人應供給者用何等物而爲供侍佛言鄔波離但除
性罪餘清淨物隨意供給

緣處同前時具壽鄔波難陀有一求寂欲受近圓師
卽爲喚作羯磨師及屏教者并餘七人遂將求寂并
持座物先至壇中灑掃田地敷其座席諸人未來鄔
波難陀左右顧眄見樹開花卽命求寂汝可取花行

與僧衆彼便昇樹墮地傷手廢闕近圓苾芻白佛佛
言汝等應知如轉輪王第一太子將受灌頂次當王
位於此時中倍加守護欲近圓人亦復如是善加愛
護是故不應令將近圓人輒昇高樹令昇樹者得越
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名曰廣大是勝光王之所委寄
曾於一時因有過失被王訶責長者便作是念凡是
國王難久祇承宜應遠避我今可去求作出家如是
念已詣逝多林六衆苾芻恒令一人在門邊住時鄔
波難陀住在門首見廣大來卽以美語告言善來何

故難覩猶如初月答言大德豈可不聞世人有諾希
逢致敬數見便輕問言廣大何緣得來答言聖者凡
是國王難久承事今雖得意終致滅身我欲出家願
能濟度報言賢首能發此心極爲善事凡出家者有
五勝利廣如上說諸佛聲聞及諸智者共所稱讚今
正是時卽便引去與出家受圓具時勝光王問諸羣
臣不見廣大爲遇病耶答言彼無患疾大王訶責因
斯卽去詣逝多林而爲出家王曰誰作斯事答言聖
者鄔波難陀王聞此語心懷慚恨今使往報聖者我
所訶者卽度出家今可度我及惡生太子勝鬘行雨

皆與出家可自稱王統領城邑使者至寺具說王言
鄔波難陀聞王此語報使者曰汝持我語報汝國王
可來至寺并將惡生勝鬘行雨悉與出家我當作王
此亦何損豈我就宅諗誘廣大令其出家彼自來求
我便濟度隨時利益獲福無邊王聞此語更起譏嫌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度王大臣有如是過
是故不應輒度此等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知鄔波難
陀是愚癡人度大臣廣大令王起嫌是故苾芻不應
度大臣出家見來求請應須詰問汝非王臣不若不
詰問與出家者得越法罪佛既制已時有外國人來

無人委識又本國王元未聽許至苾芻所求請出家
皆生疑慮不與出家佛言若有此輩外國之人應與
出家勿生疑惑

緣處同前具壽阿難陀曾於一時新剃鬚髮於晨朝
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行至街衢有一婆羅門是大
學士於好顯敞高堂之處教授五百婆羅門子讀四
明論時彼博士傲慢自高不存禮節情懷毒害輕慢
於人見尊者阿難陀已命弟子曰汝能以手擢此禿
沙門頭不答言我能時彼弟子承其師命即便以拳
擢尊者頭時阿難陀四望顧視婆羅門更加瞋惱復

令弟子更打其頭尊者念曰我何顧瞻宜可默去既至逝多林飯食訖洗鉢已告諸苾芻具壽不應往某街巷處問曰有何過患答曰彼有婆羅門稟性毒害不閑禮節教諸弟子讀誦明論令一弟子拳擢我頭苾芻問曰汝何愆犯致彼瞋恨答曰我是無過亦是有過問曰其事云何答曰我元無過彼令擢頭由我顧瞻重更來打先是無過後是有過時鄒波難陀聞已問言尊者作何言說答曰有片許事鄒波難陀曰我向略聞願更重說卽爲具說時鄒波難陀卽三點頭口中唱話作如是念我今自解治彼小人使剃頭

人逆順淨剃揩摩以油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室羅伐城漸次至彼婆羅門教學之處彼有餘事未覩苾芻時鄒波難陀卽在其前經行來去婆羅門見命一弟子曰汝去擢彼禿頂沙門鄒波難陀聞是語已告婆羅門曰汝無知物何用遣他不自來打婆羅門發大瞋心卽便自去拳打其頭鄒波難陀卽捉其臂報言癡物阿難陀被汝所打我今將汝共至王邊便捉其臂牽曳前行婆羅門發聲大喚弟子俱來復捉一臂共相牽挽餘人續來並皆曳去鄒波難陀有大氣力牽婆羅門及五百弟子皆至王門六衆法爾若懷

忿怒至王門時王殿遂動王親相已報左右曰出門
觀察豈有聖者六衆來耶卽便出觀見鄔波難陀將
五百婆羅門子俱到門所還入白王聖者鄔波難陀
今在門外王言喚入彼便面見問言大王向使聖者
阿難陀不出家者合受何位王言聖者當作力輪王
王作何人答言我爲從者又曰王先有制觀諸苾芻
猶如太子觀苾芻尼事等妃后是事故免不並餘人
王於我等俱生愛念然有婆羅門違王教勅輒以拳
打聖者阿難陀頭彼復懷瞋亦打我頂其事合不王
聞大怒告近臣曰卿今可去斬婆羅門手大臣卽將

婆羅門到街巷處告衆人知時彼父母并餘親族及
諸知友悉皆來至悲啼雨淚發聲號哭作如是語苦
哉我子苦哉我子皆共前行白法官曰善哉大臣我
子有愆王令斬手旣犯國憲非是枉刑然婆羅門以
右手活命若斬左手斯誠曲恩大臣聞之卽斬左手
後於異時婆羅門手瘡漸差遂掩左手舉右臂點節
誦書鄔波難陀遙見舉手倍生忿怒還至王所白言
大王爲王之法勅令無違斯成快樂王雖知國無如
是事報言聖者我有何事答言前時出勅斬婆羅門
手彼手現全王喚臣來問言婆羅門何不斬手答言

新訖若爾聖者鄔波難陀見爲諸人舉手教讀大臣
白言見彼父母悲啼相勸諸婆羅門右手爲活幸當
截左爲此卽便截其左手王言爲彼父母截其左畔
今由我勅更截右邊卽便往斬時婆羅門旣無兩手
垂臂而住後時鄔波難陀在傍而過問言何故垂手
不同昔日來打我頭彼聞懊惱然無所對時諸婆羅
門長者居士并諸人衆皆生譏恥作如是言沙門釋
子無有慈悲遣行刑戮作苦切事截他人手苾芻白
佛佛作是念苾芻斬他手時有如是過是故苾芻不
應斬截他人手足告諸苾芻曰鄔波難陀愚癡之人

作非沙門法所不應爲於我法中出家捨俗作斯惡
業若有苾芻斬人手足者得吐羅底也罪是諸苾芻
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以何緣故具壽阿難陀護
彼婆羅門鄔波難陀意存酬報佛言非但今日阿難
陀起擁護心鄔波難陀行酬報事斬截其手汝等當
聽乃往古昔於一園中花果浴池在處充滿時有隱
人依止而住唯食根果飲水自活但著皮衣更無所
顧於果樹下踟躕而坐思量法義上有獼猴攀果令
落打破彼頭爾時隱人說伽陀曰
我終不起念 令汝苦身亡 由汝自作愆

當招斷命報

時彼隱人先共獵師以爲知友獵師因出至彼林中
到果樹下隱人有事棄此而去見彼不在遂於樹下
暫時停憩時彼獼猴便將大果打獵師頭時彼獵師
先無髮其果纔落頭遂血流苦痛纏心舉頭觀樹遂
見獼猴跳擲枝上便即援弓射以毒箭從樹而墮因
此命終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昔時隱士即阿難陀是
往日獼猴即婆羅門是其獵師者即鄔波難陀是彼
時爲阿難陀之所擁護鄔波難陀之所酬報乃至今
時亦復如是一護一棄由此應知先業因緣終不亡

失廣說如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音釋

塹

七甍切坑也

馳騁

馳直離切騁丑郢切馳騁奔走也

瑕隙

瑕胡加切隙綺過也隙綺

戰切

搗指也

穀

苦角切補蜜切

瘳差

瘳丑鳩切差病去也差

楚辭切

諂誘

諂姑大切詳也

懷

莫結切輕易也

擢

苦猷切與推同

擊

去例切息也

援

于原切扳也

响

口候切測戟

柵

測戟切

金壇淨信弟子深吉敬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計字
八千七百三十個該銀三兩九錢二分七厘起
薦亡侶王彥浪亡男王元楷伏願仗此微因乘
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通爲法友同登正
覺速證菩提
崇禎癸酉歲仲夏月金沙願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門第五子攝頌曰

旃荼蘇陀夷 大衣暫時用 師謀婆蘇達

取鉢已物想 阿市多護月 賊想取自衣

此頌與廣釋盜戒不異故更不出尋彼可知

第四門第六子攝頌曰

猪蔗多羅果 毛毯黑喜還 安置刀子針

不用瑠璃器

緣處同前時當儉歲有竊盜者偷得他猪往闍林中

殺而噉食骨及頭蹄棄擲而去六衆常法晨朝起已昇寺閣上四方瞻顧若遙見有烟羣鳥亂下卽便相命若往觀看旣見闍林烟揚鳥下遂相告曰難陀邬波難陀彼處定有可噉之物我等宜往或有所得至彼便見猪骨頭足共相謂曰糞掃之物斯爲足矣可煮而食卽便自煮是時猪主尋蹤遂至見其煮肉報言聖者著大仙服作此非宜報言賢首若我得作殺生事者豈可不能取好麀鹿上妙之肉而充食耶何容取此猪骨頭足自煮而食有人盜得好肉已餐餘骨頭蹄是他所棄充糞掃物於我何辜彼言聖者然

出家人不應作此可惡之事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如是取糞掃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盜者取他甘蔗中間食訖根梢棄去六衆行見遂相告曰尊者多有糞掃物可共收將卽便收取時甘蔗主尋蹤來至見彼六衆共收殘蔗報言聖者著大仙服爲非法事答言賢首若我得爲偷盜事者豈可不能取好甘蔗隨意噉食而復取他所棄之物然此甘蔗有人盜來食好棄惡我等收取斯有何過彼言聖者此譏嫌事非出家人之所應作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如是取糞掃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盜者取多羅果往闇林中好者選食惡者棄去六衆因行見此遺物事同甘蔗乃至被俗訶責苾芻白佛佛言取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市賣香童子有好毛毯極生愛樂不同餘物後因洙患雖加醫療無効將終遂集諸親告言我亡之後勿以火焚將此毛毯纏裹我身棄於林野現在諸親共安慰曰汝不須怖豈遭病者並悉身亡不久之間自當平復然命盡難留奄然氣斷由於毛毯生重愛故捨命之後生大癭鬼中時彼親族以五色彩粧飾喪輿毛毯纏屍送至林處苾芻見

已告屍林苾芻里喜曰具壽有賣香人因病身死以好毛毯用裹屍骸棄在林內是糞掃物可往取之彼便疾往詣屍林所取其毛毯時彼非人卽便起屍堅捉其毯作如是語聖者黑喜勿取我毯凡屍林人多有冒瞻便報鬼曰癡人汝由愛毯生餓鬼中今更欲往捺洛迦耶汝今宜放黑喜愛著共鬼相爭以腳踏之強牽而去往逝多林時彼屍鬼更增瞋恚隨逐不放報言聖者還我毯來彼不採錄便入寺中然逝多林多有天龍藥叉諸大神祇之所守護此鬼薄福不敢前行於寺門前啼叫而住佛知故問阿難陀曰何

意門前非人啼泣卽白佛言有黑喜苾芻取彼毛毯
佛作是念看此非人深生愛著若不得毯必嘔熱血
因卽命終告阿難陀曰汝卽宜去報彼黑喜還非人
毯若不與者嘔血而死旣與毯已令使前行到彼林
中報言汝卧後以毯蓋時阿難陀宣教語彼黑喜苾
芻廣如上說乃至後以毯蓋黑喜聞已告阿難陀曰
如佛所教不敢違越卽報鬼曰愛毛毯者可在前行
至林遣卧隨言卽卧以毯蓋上時彼非人便以腳踏
黑喜苾芻喜有大力僅得免死苾芻白佛佛言苾芻
不應隨宜輒取屍林處衣亦復不應作如是與若取

衣時從足向頭若與衣時從頭向足苾芻當知屍林
處衣有五過失云何爲五一惡彩色二臭氣三無力
四多虱五藥叉所持若其死屍身無瘡處不應取衣
聞佛制已六衆卽便將狗而去不信見譏問言聖者
仁將犬去向彼空林豈殺畜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
將狗隨去便以刀傷損而取其衣佛言不應如是若
有蟲蟻損傷身者後當取衣彼得衣已隨便卽披佛
言不得卽披可七八日置叢林中待風日吹曬已然
後浣浣方可披著卽披入寺旋禮制底苾芻白佛佛
言屍林苾芻所有行法我今應制屍林苾芻披死人

衣不得入寺不禮制底若樂禮者離一尋外不受用
僧房及牀敷等不入衆坐不爲俗人宣說法義不住
俗家若有緣須至者應立門外主命入者答曰我住
屍林若言我今獲大福利幸蒙聖者勝杜多人來過
我舍聞如是語卽應入舍不坐牀座若喚坐者答曰
我住屍林若說難遭卽應爲坐勿致疑惑屍林苾芻
不依教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所有刀針隨處安置被垢所損
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隨處安置應安針氈苾芻不解
如何當作佛言應用氈片或於布帛灸黃蠟拭方裹

刀針卽不生垢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彼先停貯假瑠璃器
有尼渴逼欲求水飲詣彼尼所問言聖者我爲渴逼
與瑠璃器欲將飲水報言此卽是器汝可持用用時
墮地便破後於異時吐羅難陀憶所借器卽從彼索
還我器來彼言聖者手執不牢墮地打破別造當還
答言與我舊物如是多時故相煩擾告諸苾芻苾芻
白佛佛作是念尼於瑠璃器飲水有如是過故尼不
應於此器中飲水噉食若受用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七子攝頌曰

寺中應遍畫 然火并洗浴 鉢水不蹈葉

連鞋食不應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施園之後作如是念若不彩畫便不端嚴佛若許者我欲莊飾卽往白佛佛言隨意當畫聞佛聽已集諸彩色并喚畫工報言此是彩色可畫寺中答曰從何處作欲畫何物報言我亦未知當往問佛佛言長者於門兩頰應作執杖藥叉次傍一面作大神通變又於一面畫作五趣生死之輪簷下畫本生事佛殿門傍畫持鬘藥叉於講堂處畫老宿苾芻宣揚法要於食堂處畫持餅藥叉於庫門傍

畫執寶藥叉安水堂處龍持水瓶著妙瓔珞浴室火堂依天使經法式畫之并畫少多地獄變於瞻病堂畫如來像躬自看病大小行處畫作死屍形容可畏若於房內應畫白骨髑髏是時長者從佛聞已禮足而去依教畫飾旣並畫已時有不作意苾芻隨處然火烟熏損畫苾芻白佛佛言我聽苾芻作然火堂若有須者於此然火非於餘處作者得越法罪時有病人要須然火於房簷下不敢輒然佛言可寺外或寺中庭然待烟盡方持火入

緣處同前苾芻於簷下洗浴濕損壁畫佛言不應爾

可於寺內近一角頭面向佛像而爲澡浴或可別作洗浴之室室中有泥佛言安輒應爲水竇若有不淨時時洗決或近水渠爲澡浴事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婆羅門其子遇患至醫人所問言我子有如是病幸爲處方其人信敬報言仁可向聖衆處乞取鉢水用洗身形必當得差時婆羅門聞已便去往給園中六衆在門鄔波難陀見婆羅門報言善來何現遲遲猶如初月彼言晡睨聖者我實希來今幸相見若數來者仁生賤心問曰仁何故來答言聖者我子病重往問醫人彼言可乞聖衆鉢水

洗得病除我故來乞幸願施與鄔波難陀報言且住我爲取水卽便入寺食已洗鉢取殘飯麩菜餅果雜葉以水和攪持出寺外報婆羅門曰此是鉢水汝可取用彼言聖者我見寧死豈能將此不淨之物用洗身耶鄔波難陀曰如汝信心堅固成就其子亦應得病瘳損時婆羅門深生輕賤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將惡物置在鉢中有如是過是故我今告諸苾芻不以惡物置於鉢內若有作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授他鉢水所有行法我今當制先可三遍淨洗其鉢盛水滿中以佛經頌呪之數遍然後授與若不依者得

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每食噉時替鉢之葉便以腳踏俗旅見譏沙門釋子實不清淨安鉢之葉腳踏而食苾芻曰佛佛言苾芻不應蹈葉而食作者得越法罪佛在廣嚴城時有苾芻著革屣食俗旅譏云沙門釋子食不清淨佛言不應如是著革屣食作者得越法罪時諸病人脫去革屣食便增病佛言若病人可脫革屣踏上而食

第四門第八子攝頌曰

無鉢度大賊 安居無依止 五年同利養

負重不應爲

緣在室羅伐城鄔波難陀度一弟子無鉢可與衆人食時各自洗鉢置於淨處出行禮塔新出家者見鉢便念此有閑鉢我今將去食後當還即便欲取上座阿若憍陳如鉢餘人報言具壽此是尊者鉢汝不應將復更取餘尊者馬勝賢等鉢苾芻問曰汝無鉢耶答言我無誰先無鉢度汝出家答曰鄔波馱耶鄔波難陀與我出家苾芻譏恥除彼惡行誰不與鉢令他出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無鉢與他出家作者得越法罪凡欲與他爲出家者先當與辦所須六物三

衣敷具鉢及水羅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知其無鉢
與受近圓成近圓不佛言成受衆得越法罪時有苾
芻以鉢小鉢或絕大鉢或以白鉢與受近圓成近圓
不佛言成受衆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大賊偷他物時主既覺已棄物逃走
往逝多林道行旣困止一樹下掌頰而住時鄔波離
陀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於路見賊問汝何
人答曰我是貧人問言若爾何不出家答曰說我情
事方論出家我是大賊誰當攝受答曰世尊教法慈
念爲先誰不悲憐共相引接汝須發意我與出家善

哉聖者我今出俗鄔波離陀卽與出家并受圓具報
言賢首豈見於鹿能養鹿耶室羅伐城處所寬廣卽
是祖父所行之處宜當乞食以自供身聞是語已於
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巡歷之時彼諸俗人咸
皆憶識遂相告曰此是大賊今得出家復共譏曰善
哉沙門釋子知是大賊亦與出家白曰巡家諳知處
所夜便作賊竊取他財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度賊出
家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曰若是大賊勿與出家度者
得越法罪時有苾芻不知是賊而不與出家遂作難
緣乖出離道佛言若知是賊不與出家若不知者隨

意當與若有人來求出家者應先問言汝非大賊不
不問出家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住處有一苾芻多有門人而來依止
此師命過無依止人共相謂曰我旣無依欲何所作
苾芻曰佛佛言彼諸門人應更求覓有德之人供給
好房放免知事侍人卧具咸令無闕若得者善必其
無者時諸苾芻不應於此處經第二褻灑陀違者得
越法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欲爲依止其依止師忽
然命過諸人議曰我欲如何曰佛佛言此等亦可求
依止師同前供給若得者善若其無者苾芻於此不

應爲夏違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作前安
居有一依止師遇患身死諸人議曰我欲如何曰佛
佛言應可求覓依止師同前供給若得者善若其無
者時諸苾芻應向餘處求依止師而爲後夏違者得
越法罪復有苾芻依止一師作後安居師遂身亡佛
言可於兩月共相檢察謹慎而住過兩月已有依止
人同前供給若其無者不得更過第二長淨可向餘
處求依止師違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出
家圓具本師身死不知如何佛言所有事業皆悉同
前依止師作如有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於一聚落有大長者造一住處衆事具足
捨與四方僧伽後於異時被官拘執苾芻聞已棄寺
他行有三寶物被賊偷去長者得脫苾芻知已還來
相問長者先知棄寺而去失受用物長者曰言何因
聖者棄寺他行答曰我聞長者爲王所執心生惶懼
遂卽逃奔答曰我雖被禁餘有宗親豈皆拘執彼能
供給何事忽遽彼聞默爾苾芻曰佛佛言不應逃走
應問寺主所有宗親寺主被拘仁等頗能相供濟不
若能者善若不能者五歲以來隨緣乞食守護而住
寺主脫者善若不脫者於隨近寺五年之中同一利

養別爲長淨應作羯磨敷座席鳴犍椎言白告已大
衆皆集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今某住處造寺施主若爲王若爲賊之
所拘執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此住處
與某住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白如是次作
羯磨大德僧伽聽今某住處造寺施主若爲王若爲
賊之所拘執僧伽今此住處與某住處於五年中作
同利養別長淨若諸具壽聽此處彼處於五年中作
同利養別長淨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於此處
彼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竟僧伽已聽許由

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若滿五年主來者善若不來者乃至十年如是應作同利養別長淨主來者善若不來者所有卧具及諸雜物寄隨近寺牢閉寺門隨意當去若主來時所寄之物悉當還彼若還者善不還者苾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身擎重擔俗旅見時便生譏笑我等俗人有父母妻子王官人事共相養育自身負擔正是其宜仁今爲誰作斯勞苦彼聞默爾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身持重擔作者得越法罪是時六衆聞此制已卽於頭背腰髀而擎重擔還招譏醜不

應如是擎重擔作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九子攝頌曰

四依求六物 賊盜苾芻衣 委寄五種殊
須知染方法

緣處同前時有婆羅門欲求出家往逝多林旣入寺已見諸苾芻執錫持鉢欲行乞食彼見苾芻作如是念我今問彼何處行耶問言聖者欲何處去答曰我行乞食問曰豈諸苾芻皆乞食耶答曰諸有大德衆所知者多諸施主持食來施無知識者自行乞食彼作是念我若出家還同乞食有何殊異來投釋子不

免劬勞復作是念我今更可問餘苾芻唯依乞食而
作出家爲更有餘事卽詣餘人所彼旣見已問言何
故仁今得來答言聖者有事有來今欲請問仁等何
依而爲出家答言善問且當安坐吾爲汝說其人心
欲希求出家禮已而坐苾芻報言於佛法中爲出家
者有四依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云何爲四佛告苾
芻著糞掃衣清淨易得乞食活命在樹下居用陳棄
藥清淨易得依此出家成苾芻性特婆羅門聞是語
已報言聖者誰能依此而爲活命我之本意求覓出
家見此難行我今辭去遂與出家近圓爲大障礙苾

芻白佛佛作是念未出家人先告四依有如是過由
此苾芻見未出家未近圓者不應爲彼說四依法若
近圓後方可爲說預先說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男年漸長大
其父瞋責便作是念父難承事宜可出家便往遊多
林時鄔波難陀見而問曰何故得來答曰我欲出家
報言斯爲善事如佛所說夫出家者有五勝利廣說
如前佛所讚歎然出家者須得六物問言何者爲六
答曰三衣鉢盂水羅敷具報言我無鄔波難陀曰汝
今且去我爲方求所須六物彼辭而去知父已棄不

歸本舍往親眷家親屬知是長者之子欲求出家便不放去卽爲娶妻具壽鄔波難陀求得六物後於異時入城乞食見彼童子報言賢首我得六物汝今可來當爲出家答言聖者我亦求得所須六物問曰如何六物答曰所謂眼耳鼻舌身意鄔波難陀問曰此是何物彼卽答曰我諸眷屬爲我娶婦具足六根由是我今不能出家以此因緣遂與出家近圓爲大障礙茲芻白佛佛言從今已後若貧人來欲出家近圓者應可爲借所須六物何以故於善法律出家近圓成茲芻性實難遭遇旣近圓已後自經求還他本物

緣處同前時有衆多茲芻人間遊行中路遭賊劫奪茲芻所有衣物往逝多林賣所盜物被奪茲芻亦至林所見自衣鉢悉皆識認卽皆大聲告諸人曰捉賊捉賊我等衣鉢是此劫來踰聲遠聞賊便走散茲芻各各自取衣鉢隨處而住作如是念此等諸物更合取不茲芻白佛佛言不應驚彼其所劫者卽是彼物如佛所言其所劫者卽是彼物者復有茲芻人間遊行賊奪其物賊手觸著茲芻衣鉢茲芻便棄遂於衣鉢廢闕受用佛言茲芻失物不應造次卽作捨心乃至其賊心未安隱作屬已心來見時應取復有茲芻

同前遭賊賊詣給園賣其衣物苾芻見衣悉皆憶識執捉其賊將付王家卽便枷棒拷楚毒受衆苦惱苾芻曰佛佛言不應將賊付彼官人可爲說法從其乞物若不與者應還半價若仍不與應全與直何以故成就衣鉢卒難可得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用牛糞土及以齒木并雜涂汁行出外時無顧戀心棄擲而去時諸苾芻雖見棄去有疑惑心皆不敢用遂便爛壞時諸苾芻以緣曰佛佛言作親友想用凡是親友可委寄人有其五種一者心相愛戀二者近爲得意三者是所尊重四者久

故通懷五者聞用已財心生歡喜此五人物雖不問主用時無咎又復觀知他所棄物作無主想用亦無過

緣處同前佛許涂衣便於寺外落地及經行處而爲涂作被塵土汙及風雨濕苾芻曰佛佛言可於寺內而爲涂作寺內涂時涂汁墮地猶如血色俗人見時作如是語聖者此處殺牛羊耶答曰非殺衆生是涂汁墮地報言聖者涂汁墮地何不掃除佛言可於涂處牛糞及泥塗拭令淨彼遂重塗損石灰地佛言石灰地處可以水洗餘處應塗若違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十子攝頌曰

須知栽樹法 賊毬作神通 若得上帔衣

不應割去纒

緣在王舍城竹林園中爾時世尊於勝身山令天帝釋得見諦已其影勝王卽於此處建大法會盡摩揭陀所有人衆悉皆雲集山無樹木人衆聚時爲熱所困報苾芻曰善哉仁等可於此處栽植樹陰答曰世尊未許報言賢首有何違處苾芻默然佛言我聽種樹苾芻種樹便棄而去其樹便死時諸人衆至第二年還來集會同前熱逼問言聖者先栽樹耶答曰已

種今何故無報言種了棄去不爲防守致使摧殘復多枯死俗人曰仁等初生父母若不將養必當損壞樹須將護待大方行苾芻曰佛佛言不應種樹卽棄他行苾芻不知云何養護冬月恐損應以草蓋野火便燒佛言當於四邊壘壘遮護復爲熱傷佛言應通窻穴夏雨如箭停水爛壞佛言夏時可除圍壁應通水穴其樹未大棄去同前致損苾芻曰佛佛言種樹行法我今當制若是花樹花發隨行若是果樹著子方去時有苾芻有要緣務事必須行不知云何佛言應委守園人及親友者隨意而去

緣處同前時北方健陀羅王附上毛毯與影勝王王
既得已將奉尊者畢隣陀婆蹉尊者便披向阿蘭若
賊聞此事王得毛毯與尊者披在阿蘭若共相議曰
此是好物我等如何一人報曰可行奪取餘更何云
卽便夜至阿蘭若處杖扣其門尊者問曰汝是何人
答言聖者我是賊徒問曰欲何所覓答曰欲取上毯
若如是者窻中舒臂賊便展手是時尊者作念加持
勿令此毯被截被燒出莫令盡其賊遂卽抽出一邊
拔之不已便成大聚不知窮盡遂以刀割刀不能傷
復以火燒火不能著告言聖者畢隣陀婆蹉何因惱

我答言癡人汝不惱我我何惱汝盡汝勇健努力拔
取我終不放賊相謂曰尊者有大神通我非彼敵宜
當逃竄勿被王收便棄毛毯滅影而去苾芻曰佛佛
作是念由披上毯住蘭若中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曰
畢隣陀婆蹉所作非理披此上毯住蘭若中是故苾
芻不應披此上價之毯住曠野中若有作者得越法
罪若有蘭若苾芻得斯好毯應著村中令人守護復
有蘭若苾芻得他好毯寄在俗舍身往林中遂被蟲
食佛言不應如是於其衣內安苦蔘葉或安阿魏或
苦棟葉此等若無應安架上時時曬曝

緣在室羅伐城給孤長者常來禮佛及諸尊者時屬
寒天見諸苾芻躡脊而卧長者既見不修善品隨處
而眠問言聖者世尊之教一向專修何故聖者棄其
善品隨處而卧答言長者我忍寒苦何暇專修長者
聞已禮而辭去既至宅中以五百張白氎衣帔持來
寺內奉施僧伽苾芻得已截其縷續染以赤石隨意
而披長者後來於諸房門觀其帔氎悉皆不見問言
聖者我施帔物今何不見苾芻以事具答報言聖者
我以如是勝妙上帔因何割壞唯願留續受用苾芻
白佛佛言僧祇之物不應割續直爾而用割者得越

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音釋

辜

古胡切
罪也

癭

於邱切
頸瘤也

諳

烏含切
悉也

續

求位切
綴餘也

壘

壘
力

也

輒切猶疊也
力切未燒磚也

竄

七亂切
匿也

躡脊

躡巨負切曲脊
也脊脊切背

金璽淨信弟子深古敬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七計字
六千六百個該銀二兩九錢七分起薦亡侶王
彥漬亡男王元楷伏願仗此微因乘
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通爲法友同登正
覺速證菩提
崇禎癸酉歲季夏月金沙顯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五門總攝頌曰

焚屍詰三轉 捨墮我身亡 界苾芻不應

不合五皮用

第五門第一子攝頌曰

焚屍誦三啓 目連因打亡 不應廣大作

多獲諸珍寶

緣在室羅伐城逝多林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息年漸長大於佛法中而爲出家遇病身

死時諸苾芻卽以死屍并其衣鉢棄於路側有俗人見作如是語沙門釋子身亡棄去有云我試觀之見已便識報諸人曰是長者子各共生嫌於釋子中爲出家者無有依怙向若在俗諸親必與如法焚燒苾芻曰佛佛言苾芻身死應爲供養苾芻不知云何供養佛言應可焚燒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佛所說於此身中有八萬戶蟲如何得燒佛言此諸蟲類人生隨生若死隨死此無有過身有瘡者觀察無蟲方可燒殯欲燒殯時無柴可得佛言可棄河中若無河者穿地埋之夏中地濕多有蟲蟻佛言於叢薄深處

令其北首右脇而卧以草稊支頭若草若葉覆其身
上送喪苾芻可令能者誦三啓無常經并說伽陀爲
其呪願事了歸寺便不洗浴隨處而散俗人見譏或
言釋子極不淨潔身近死屍身不洗浴佛言不應爾
應可洗身彼卽俱洗佛言若觸屍者連衣俱洗其不
觸者但洗手足彼還寺中不禮制底佛言應禮制底
緣在王舍城具壽舍利子及大目連於時時中往觀
地獄餓鬼傍生人天五趣巡行觀察至無間獄時舍
利子語大目連曰具壽宜當爲此無間有情息猛焰
苦時大目連聞是語已卽昇虛空於大獄上降注洪

雨滴如車軸獄中猛焰令空中雨隨處銷亡時舍利子見是事已報目連曰具壽且止我滅其火答言隨意時舍利子入勝解三摩地降注大雨令無間獄地並成泥咸得清涼皆蒙息苦遂見外道瞞刺拏由昔爲他說惡邪教報受大身於其舌上有五百鐵犁耕墾流血見二尊者報言大德仁等若往瞻部洲中傳我所說報我門徒曰由我生時口說邪法欺誑他故彼惡業力墮無間中於我舌上有五百鐵犁耕墾流血受極苦惱然汝供養我本塔時我身苦痛倍更增劇從此已後勿爲供養時二尊者聞彼語已默然而

受從地獄沒至王舍城二人相隨共入城內便於中路逢諸外道並是執杖椎髻之流外道議曰我欲打彼沙門釋子一人報曰今正是時然有過方打不損物聽我且先問稱我意者善若不遂心打之未晚舍利子在前而至問言苾芻正命衆中有沙門不舍利子作是思惟何心見問觀知欲打卽說頌言

露形外道自方

正命

正命衆中無沙門 釋迦衆內沙門有

若阿羅漢有貪愛 卽無凡小愚癡人

時彼外道不閑頌義報尊者曰汝讚歎我當隨意去

尊者即便順路而行尊者目連前業將熟緩步而來
外道既見問言苾芻正命衆中有沙門不若不豫觀
雖阿羅漢智亦不行答言汝等衆內寧有沙門如佛
所說此是初沙門此是第二沙門此是第三沙門此
是第四沙門除此已外更無沙門婆羅門但有空名
說是沙門婆羅門而無其實如是我於人天之中及
聲聞衆說無誑言作師子吼又復汝師瞞刺拏由在
人中說邪惡法誑惑人故生無間獄受廣大身於其
舌上有五百鐵犁耕墾流血受極苦惱彼寄我言我
由人中說惡邪法誑惑衆生令墮惡趣受耕舌苦總

報徒衆汝等更勿供養我塔每供養時我身苦痛倍
更增劇從此已後憶我言教諸人聞已便生忿怒作
如是語諸人當知此禿頭沙門非但於我強論過失
并我大師亦被誹謗今欲如何一人報曰直須熟打
餘更何言豈不平章有過方打今既謗我大師斯爲
巨過打便合理衆即以杖打尊者身遍體爛熟由如
槌葦即便四散時舍利子怪其在後遲晚不來遂卽
往看見其形體碎如槌葦而布于地問言具壽何意
如此答言舍利子此是業熟知欲如何舍利子言具
壽豈非大師聲聞衆中稱說神通最爲第一何乃至

斯答曰業力持故我於神字尚不能憶況發通耶時舍利子以七條衣裹襪其身猶若瓔兒抱持至寺諸人驚集問舍利子尊者何緣身至如此答曰執杖外道打令爛熟遂緩下衣徐置于地時諸苾芻問舍利子曰豈非大師聲聞衆中說尊者目連神通第一答言實說仁等當知業力最大然大目連有大氣力以足右指蹴天帝釋戰勝之宮能令搖動幾欲崩倒於聲聞中如來讚說有大威力神通第一然由前世業力所持於神字尚不能憶況發於通是時目連作如是念我以不淨無用之身親於佛邊而爲給侍奉行

教命隨力隨能無有違犯於佛教主少酬恩惠誰於德海盡能報謝我於此身不能荷負無邊苦器深生厭離當求寂靜無宜久停卽留命行捨其壽行時有苾芻未得聖道者見是事已極生憂惱起出離心卽往林中阿蘭若處受下卧具少欲自居屏棄人間專修寂靜于時王舍城中并餘住處人皆普聞執杖外道共打聖者大目軋連遍身肢節悉皆爛熟碎如槌葦時舍利子自以衣裹猶若瓔兒持至竹園僅有殘命極受苦痛不久將死時有百千大衆總萃竹園諸臣白王執杖外道共打聖者大目軋連遍身肢節碎

如槌葦時舍利子自以衣裹猶若嬰兒持至園中僅有殘命極受苦痛不久將死王旣聞已深生痛惜便與內宮太子宰相城內諸人悉皆雲集詣竹園中諸人見王卽便開路至尊者所涕淚橫流猶如大樹崩倒于地執足號啼悲哽言曰聖者何因忽至於此答言大王此是前身自作業熟知欲如何王極瞋怒告大臣曰卿等卽宜奔馳四散覓彼外道若捉獲者置於空室以火焚燒尊者報曰大王不應作如是事我先作業猶如瀑流注在於身非餘代受王報臣曰若如是者上命難違若捉得時應令出國王又白言我

之所有皆奉聖者隨意受用王言聖者豈非大師聲聞衆中稱說尊者神通第一何不飛騰遭斯苦痛答言大王是大師說然業力持我於神宇尚不能憶況發通耶如來大師不爲二語親說伽陀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我今受報知更何言時未生怨王以衣掩淚命諸賢曰於七日中不令聖者遍身肢節平復如故者我當奪汝現在封祿復令大臣躬爲瞻養慇懃致敬禮尊者足奉辭而去時大目連告舍利子曰具壽當知願

垂恩恕願垂恩恕我當涅槃舍利子聞而告曰我等
二人俱求善法同時出家同證甘露同歸圓寂舍利
子言當如是作尊者馬勝聞大目連身遭苦楚來至
其所而申慰問告言具壽當知

非山非海中 無有地方所 亦不在空裏

能避於先業 如影隨人去 無有安住者

善惡業不亡 無上尊所說

時大目連及舍利子卽禮尊者馬勝足已右繞三匝

白言阿遮利耶

所作我已辦 今是最後辭 當人無餘依

清涼涅槃界

是時尊者馬勝告舍利子曰

汝所作事已成辦 能隨善逝轉法輪

今者樂欲入涅槃 世間法將燈明滅

彼醫人等既奉王命共相議曰王出嚴勅我欲如何
一人告曰知何所爲聖者年尊被杖熟打猶如搥葦
如何可治然此尊者有大悲力我等歸命彼自垂恩
諸人曰斯爲善計卽便共去詣尊者所禮足而白大
王有敎總命醫人於七日中不令聖者遍身肢節平
復如故者我當奪汝現在封祿然聖者年尊加斯苦

害難可平復唯願慈悲賜方便力令我封祿不至削
除時尊者報醫人曰若如是者汝去白王聖者目連
滿七日已入王舍城次行乞食諸人喜辭共詣王所
而白王曰聖者目連滿七日已入王舍城次行乞食
王聞歡喜若實如是斯曰善哉滿七日已以神通力
息除苦痛入王舍城次行乞食至大王宮門門人見
已入報王曰尊者大目連今在門首欲見大王王聞
語已不勝喜躍疾起敷座出至門首見尊者五輪著
地慇懃禮已請尊者入就座而坐白言聖者尊體起
居得平和不尊者答曰大王應聽

我今何用膿血身

荷負衆苦無休息

今已除盡蛇蛇毒

安隱當趣涅槃城

涅槃城中絕諸患

緣生衆苦悉皆無

佛及聖衆在中居

輪轉愚夫不能入

大王當知是我宿業必須受報身如搥葦無可療治
假使古大醫王不能痊復所有醫人願皆釋放王曰
皆放醫人王聞是已涕淚交流起禮尊者足尊者告
曰王勿放逸略說法已卽辭而去時舍利子入定觀
察以何意故具壽目連雖遭此苦入城乞食乃見將
欲入於涅槃尊者舍利子從見目連被打之後心生

悲戀遂嬰疾苦作如是念具壽目連若涅槃者我往何爲我今宜可先入圓寂作是念已至具壽阿難陀所辭別廣如經說次往世尊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世尊言

佛教我已持 隨力爲他說 聖衆已供侍
於身無愛心 勉勵自事終 已修涅槃行
身語意三業 依正道無差 我於生不愛
於死亦無憂 是故我涅槃 更無過此樂
作是語已佛告舍利子汝於如是殊勝法中於後而
來最初而去有何意耶爾時舍利子合掌恭敬說伽

陀曰

不忍見佛入涅槃 殊勝目連亦如是
如來法將今事了 故我於先證圓寂
今啓大聖人中尊 我今欲往本生處
爲諸親族說法要 當捨輪迴五蘊身
佛告舍利子汝欲涅槃佛言世尊我欲涅槃又問
汝欲涅槃佛言善逝我欲涅槃又告舍利子若汝
欲得入涅槃者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隨汝所欲我更
何言時舍利子最後禮佛合掌恭敬右繞三匝奉辭
而去

次至大目連處曰言具壽我有重病仁頗知不我今
欲往那羅陀聚落於親族所爲其說法當趣涅槃答
言具壽隨意應作我亦如是往林園聚落爲諸親眷
說法要已當入涅槃次至難陀阿難陀阿尼盧陀頗
離伐多跋地迦羅怙羅等諸大聲聞咸與辭別云欲
涅槃時彼尊宿告言謹慎舍利子侍者準陀與苾芻
衆詣那陀羅村在那爛陀寺東
前二十餘里許具壽羅怙羅亦與苾
芻衆隨後而行時舍利子便以愛語告羅怙羅曰
若有志求於解脫 當知一切悉無常
世間無有可愛事 決定應觀莫放逸

形命無常無有樂 猶如畫水不暫停
了知一切皆如夢 危生同聚亦如是
敬佛敬法供養僧 佛正法藏爲依止
汝羅怙羅如我囑 於耆宿者應親近
三藏教中有疑處 除我更無能答者
若有宜應問世尊 爲汝解疑宣實義
具壽羅怙羅答曰

我觀是次第 佛亦不久滅 如樹燒四枝
其身寧久住

時羅怙羅禮舍利子足右繞三匝了知諸行皆悉無

常即便廻去尊者舍利子將求寂準陀以爲侍者於
摩竭陀國人間遊行漸至那羅陀村北升攝波林依
止而住爲諸親屬演說法要令住三歸受五學處聞
舍利子將欲涅槃時有無量百千衆生悉皆雲集尊
者觀察如是人衆堪應受化順其根性方便說法開
示勸導讚勵慶喜令彼衆生或得煥法或得頂忍世
間第一或得預流一來不還或復出家得應供果或
植無上菩提種子或植獨覺聲聞種子時尊者濟
度親屬及諸大衆生淨信已於日初分上昇虛空放
大光明現諸神變入無餘依妙涅槃界當圓寂時大

地震動四方焰起流星墮落於虛空中天鼓發響諸
苾芻衆或在北俱盧東西二洲或居妙高餘七山處
雪香山等諸崖坎窟江河之側隨處禪思受解脫樂
時彼諸人見地動已便作是念何意大地忽然震動
歎念觀察見其親教已入涅槃皆作是念我今不應
無親教師於瞻部洲安隱而住作是念已尊者弟子
有八萬阿羅漢同時皆悉入般涅槃爾時大目犍連
於日初分執持衣鉢以神通力支持身體入王舍城
次第乞食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詣世尊
所禮雙足已白世尊言

此身皆是膿血聚 無堅危脆常動搖

猶如毒瓶我捨除 唯願大師哀愍恕

又說頌曰

我今無有債 意將爲滿足 生死海無邊

離怖昇彼岸 我伴舍利子 大智已圓寂

我今隨後去 唯願大雄知

佛告目連汝欲涅槃白佛言世尊我欲涅槃又問汝欲涅槃白佛言善逝我欲涅槃又問若汝欲得入涅槃者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隨汝所欲我更何言時大目連最後禮佛合掌恭敬右繞三匝奉辭而去時大

目連往林園村爲諸親族說法要已廣如明說爲受歸戒發心獲果者其數無量尊者遂於哺時入般涅槃所有弟子七萬七千阿羅漢同時皆悉入于涅槃時二聖者涅槃之後所有親屬婆羅門居士等取其身骨造窣覩波營造諸人皆作生天解脫勝妙之業時具壽阿難陀及羅怛羅聞舍利子并大目連入涅槃已悲泣盈目往詣佛所禮佛足已俱立一面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

我聞身子目連滅 周遍身心皆動搖

目視諸方悉暗冥 假使聞法心迷亂

爾時世尊告彼二人曰

汝等勿生惱 恩愛皆離別 先爲汝等說

是故莫憂悲 生者不免死 世界無常定

輪迴五趣中 終無得存者

時求寂準陀爲鄔波駄耶焚燒供養已取遺骨舍利并持衣鉢詣王舍城旣至住處置衣鉢洗足已至具壽阿難陀所頂禮足已在一面坐白言大德知不我鄔波駄耶大德舍利子已入涅槃此是遺身并三衣鉢時阿難陀卽將準陀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世尊言

我聞身子滅 形體若癡人 不辨於方隅

聞法心無解

今求寂準陀來詣我所作如是言大德知不我鄔波駄耶大德舍利子已入涅槃我已焚燒供養取遺身舍利并持衣鉢並皆至此今欲如何佛告阿難陀舍利子苾芻將諸戒蘊入涅槃耶不爾世尊將諸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入涅槃耶不爾世尊又我自覺所說之法謂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攜持此法入涅槃耶不爾世尊具壽舍利子不將如是无漏法蘊及三十七菩提分法入

於涅槃然具壽舍利子具戒多聞少欲知足樂寂靜
行常有勤勇正念現前有正知慧速疾慧出離慧趣
入慧大利慧寬廣慧甚深慧無等慧空慧具足開示
勸導讚勵慶喜聞悉了達處衆宣揚情無怯弱然我
與舍利子於佛法中同共受用今旣涅槃由斯憶念
令我憂愁悲啼不樂佛告阿難陀汝勿憂愁悲啼不
樂無容得有如斯道理從緣生法欲令常住者無有
是處旣知諸法性常滅壞不應憂感阿難陀我先曾
別譬如大樹植根深固莖幹枝條花果繁實悉皆充

滿枝聳出者必先摧折如大寶山峯高峻者必先墮
落今亦如是解爲上首苾芻僧伽現住於世而舍利
子先般涅槃又阿難陀若舍利子所去之處於彼方
隅名稱充滿我無憂慮是故汝今勿生愛念世相如
是終歸離別若我現在或復去世如是應知自爲洲
渚自爲救護法爲洲渚法爲救護無別洲渚無別歸
依又阿難陀汝可自爲洲渚乃至無別歸依然於我
法弟子之中能持戒者則爲第一云何苾芻自爲洲
渚自爲救護法爲洲渚法爲救護無別洲渚無別歸
依若有苾芻觀於內身勤行正念知諸世間瞋恚憂

愁忘生煩惱或於外身或於內身或內外身如是廣說觀受心法勤行正念知諸世間瞋恚憂愁忘生煩惱如是名爲自爲洲渚乃至無別歸依時阿難陀聞佛說已頂禮佛足退辭而去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聖者目連曾作何業被外道粉碎其身世尊告曰汝等苾芻大目犍連自所作業無人代受乃至廣說乃往古昔於一城處有一婆羅門妻誕一男年既長大爲其娶婦兒於婦處極生愛念母瞋新婦兒懷忿心於其母處不爲敬重母責子曰汝愛其婦與我相違婦聞是語遂生惡念此之老母年過容華於

已瞋邊未能暫離而更於我夫主強說過非從是已後常求母過後於異時婦見姑嫜作私隱事遂告其夫共生瞋忿子告婦曰愚癡老耄尚不息心於我少年強生言責遂起惡心作殘害語如何得有勇力之人打彼身形碎如搥葦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婆羅門子卽大目連由於父母發生惡念作無義言於五百生中身常被打破如搥葦乃至今日最後生身於我弟子聲聞衆中神通第一尚受斯報是故汝等當知先所作業必須自受無人代當乃至廣說如是應學諸苾芻衆聞已奉行時諸苾芻復請佛言由何

緣故諸外道等不打舍利子而害目連佛告苾芻非但今日放一打一過去亦爾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於一村邊有多童子羣聚遊戲見二摩納婆隨路而來遂相告曰我今打此二人及共議曰無宜卽打且可問之若可意者我不行杖如不可意方可打之一人問曰何時有寒一摩納婆念曰何意相問看其形勢擬欲相打卽便答曰

不問冬夏時 但令有風起 風生寒卽有無風寒定無

童子聞言遂便放去次問第二者彼便報曰

冬月定有寒 夏時寒不有 此事人皆識無智共生疑

時諸童子聞已瞋嫌熟打而去汝等苾芻往時放去者卽舍利子是其被打者卽大目連今時亦爾時諸苾芻復更有疑請世尊曰希有大德具壽阿難陀生大憂惱世尊大慈能爲開解佛告諸苾芻我今開解慶喜憂懷未成希有我於往昔已爲慶喜除其憂感汝等應聽過去世時迦尸國婆羅痾斯城王名梵授乃至廣說豐樂安隱其王有子名曰善生善生有子顏貌端正宗親聚會乞與立名諸人議曰此是迦尸

國王之孫應名迦尸孫陀羅後於異時善生王子忽然命過時梵授王憐愛子故兩手抱屍悲啼號哭捶胸大喚憂懷悶絕時迦尸孫陀羅有方便智作如是念大王憂惱或致身亡我今宜可爲解憂結卽詣王所禮足白言大王我有所欲王曰汝欲何物答曰與我造車用日月爲輪裝校精妙可疾將來若不與者至第七日我胷當破而取命終王聞是已更增憂懼告其子曰

誰作斯無益 是愚者所言 定知我不能
強欲令求覓

其子曰言

大王我非愚 國主是愚者 抱此臭屍肉
喚子苦悲號 日月纔出時 普照於人世
能除四方闇 開發大光明 父王今不知
子去生他趣 地獄傍生鬼 人天異道中
非處勿攀緣 人王善思察 慇懃須定意
唯法可歸依 王聞童子語 身心皆欣躍
拔除憂毒箭 便棄子屍骸

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迦尸孫陀羅者卽我身是善生者卽舍利子是其梵授王卽阿難陀是卽說頌

曰、

王子卽我身 我父舍利子 阿難陀梵授
往昔事應知

爾時世尊出王舍城往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至室羅
伐城給孤獨園時具壽阿難陀於舍利子遺身之骨
香花供養給孤長者聞舍利子已入涅槃有遺身骨
具壽阿難陀親爲供養便詣其所禮雙足已白言聖
者知不尊者舍利子今已涅槃彼卽是我先所尊重
長時日夜敬仰彌深仁將彼骨隨處供養我亦有心
欲申供養惟願見與報言長者我亦如是先所尊敬

無由相與廣說乃至給孤長者往詣佛所白言世尊
惟願慈愍與我具壽舍利子遺身之骨欲申供養佛
告阿難陀汝於同梵行者供養遺骨於如來所未爲
供養未是報恩於是事若能作者是於如來直爲
供養是大報恩所謂能與他人出家及受近圓或與
依止教其讀誦策勵禪思專求出道勿令虛度何以
故阿難陀如來世尊於三無數大劫之中爲諸有情
備受無量百千萬種難行苦行方證無上正等菩提
阿難陀由依止我爲善知識故令諸有情於生老病
死憂悲苦惱皆得解脫是故汝今應與長者遺身之

骨令其供養時阿難陀蒙佛教已卽持身骨授與長者何故阿難陀不違佛教如佛昔時行菩薩道於父母師長尊重之處所有言教曾無違逆今有言教無敢違者是時長者得身骨已禮佛而去持歸本宅置高顯處與其居家并諸眷屬咸以所有香華妙物共申供養時此城內人衆共聞尊者舍利子於摩伽陀國那羅聚落已般涅槃所有身骨求寂準陀持付阿難陀尊者阿難陀持來至此佛令授與給孤長者持歸宅內共申供養時勝光王及勝鬘夫人行雨夫人并諸長者鄔波索迦毗舍佉鄔波斯迦及餘人衆咸

持香華奇妙供具詣長者宅俱申供養或有曾因舍利子故得證道者追念昔恩亦來供養後於異時給孤長者有緣須出鎖門而去時諸大衆咸持供養來至門所見其門閉共起譏嫌長者何因障生福路長者廻還家人告曰多有人來欲申供養見門鎖閉咸起譏嫌云障福業長者聞已便作是念此卽是緣可往白佛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白言世尊多有人衆於尊者舍利子遺身舍利情生敬重持諸妙物各申供養來至我宅我有他緣鎖門而去諸人來見共起嫌言長者閉門障我福路若佛聽者我今欲於顯敞之

處以尊者骨起窣覩波得使衆人隨情供養佛言長者隨意當作長者便念云何而作佛言應可用輓兩重作基次安塔身上安覆鉢隨意高下置平頭高一二尺方二三尺準量大小中豎輪竿次著相輪其相輪重數或一二三四乃至十三次安寶瓶長者自念唯舍利子得作如此窣覩波耶爲餘亦得卽往白佛佛告長者若爲如來造窣覩波者應可如前具足而作若爲獨覺勿安寶瓶若阿羅漢相輪四重不還至三一來應二預流應一凡夫善人但可平頭無有輪蓋如世尊說如是應作苾芻不知若爲安置佛言如

世尊住法處中應安大師制底諸大聲聞應在兩邊餘尊宿類隨大小安置凡夫善人應在寺外長者旣爲造窣覩波已白佛言若聽許者我爲尊者舍利子慶率覩波設大施會佛言隨作時勝光王聞大長者請佛欲爲尊者舍利子慶塔設會王作是念我當助作卽於城中搖鈴普告現在城中所有人物及餘四遠商賈之類若有來觀此法會者所賣貨物隨情交易不取其稅時有五百商人於大海內遭遇黑風欲破船舶時彼諸人先於尊者舍利子所曾受歸戒各各稱念復賴諸天共相扶助得出洪波平安屈此聞

勝光王作如是教咸生是念王由昔業受斯勝位今復無厭更修檀捨我等云何而不營福商人皆共起敬信心卽以衆多金銀珍寶真珠貝玉於法會中盡心供養捨之而去苾芻受已不知如何處分其物佛言螺貝堪吹響者應與贍部影像處用自餘所有珍寶應留多少與舍利子塔修理所須若有衣物堪懸供養者應留多少可於齋日懸繪供養所餘諸物衣裳氎布及錢貝等現前僧衆應共分之是同梵行財理合用故此據舍利子塔物作斯處分若是佛塔之物皆入塔用

第五門第二子攝頌曰

詰問令憶念 問彼容許不 教授事不爲
長淨及隨意

佛在室羅伐城時六衆苾芻不審見聞疑卽便詰問苾芻諸苾芻聞已各生羞恥形體羸瘦顏色萎黃氣力減少不能讀誦如理思惟乃至佛告諸苾芻從今已去苾芻不以不審見聞疑詰他苾芻若作如是詰責他者得越法罪詰問旣爾如是應知憶念問訊不爲教受長淨隨意類此應知皆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音釋

殞必刃切稗之聞切襍房玉切蹴七六切瀑蒲報切

暴棄也同韻切結束稗也姑嫜姑公胡切嫜諸良切耄莫報切九

礲初朕切

金壇淨信弟子深吉敬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計字
七千五百二十個該銀二兩九錢八分四厘超
薦亡侶王彥清亡男王元持伏願仗此微因乘
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遁為法友同登正
覺速證菩提
崇禎癸酉歲孟秋月金沙願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五門第三子攝頌曰

佛三轉法輪 初度五人已 不喚名族等

俱尸宣略教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婆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
林中爾時世尊告五苾芻曰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於
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滅
順苦滅道聖諦之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
苾芻此苦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知於所聞法如理

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集聖諦是所了
法如是應斷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
等苾芻此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證於所聞法
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順苦滅道聖
諦是所了法如是應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
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知於
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集
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斷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
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
證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

順苦滅道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修於所聞法如理
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若我於此四聖諦法
未了三轉十二相者眼智明覺皆不得生我則不於
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捨離煩惱心得解
脫不能證得無上菩提汝等苾芻由我於此四聖諦
法解了三轉十二相故眼智明覺皆悉得生乃於諸
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
便能證得無上菩提爾時世尊說是法時具壽憍陳
如及八萬諸天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佛告憍陳如汝
解此法不答言已解世尊汝解此法不答言已解善

逝由憍陳如解了法故因此卽名阿若憍陳如是時
地居藥叉聞佛說已出大音聲告人天曰仁等當知
佛在婆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廣說三轉十二
行相法輪由此能於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
間爲大饒益令同梵行者速至安隱涅槃之處人天
增盛阿蘇羅減少由彼藥叉作如是告虛空諸天四
大王衆皆悉聞知如是展轉於剎那頃盡六欲天須
臾之間乃至梵天普聞其響梵衆聞已復皆遍告廣
說如前因各此經爲三轉法輪時五苾芻及人天等
聞佛說已歡喜奉行爾時佛爲五人三轉法輪令彼

出家近圓成苾芻已時五苾芻於如來處頻喚名字
及以氏族或云具壽佛告諸苾芻汝等不應於如來
處喚其名字及以氏族或云具壽何以故若有苾芻
於如來處喚名氏族及具壽者此是癡人於長夜中
多受苦惱作無利益是故汝等更不應於如來處喚
名字等若更喚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不應於如來
所喚名字等得越法罪者時有少年苾芻除佛世尊
於餘耆宿苾芻之處喚名字等乃至具壽苾芻白佛
佛言年少苾芻亦復不應於耆宿處喚名字氏族或
云具壽然有二種喚名之事或云大德或云具壽年

少苾芻應喚老者爲大德老喚少者爲具壽若不爾者得越法罪

佛在俱尸那城壯士生地婆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臨般涅槃告諸苾芻曰我爲汝等已廣宣說毗奈耶藏未曾略說我今更爲說其略教汝等應可諦聽善思至極作意汝等苾芻或時有事我從先來非遮非許然於此事若違不清淨順清淨者此卽是淨應可行之若違清淨順不清淨者此是不淨卽不應行此可奉持勿致疑惑

第五門第四子攝頌曰

捨墮物不分 蚊幘隨意畜 三股杖作釜
應張羯恥那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長衣犯捨便卽持衣於上座前捨其知事人見此衣已作如是念今日僧伽多得利物可賣分之遂卽唱賣衆共分張時彼便廢闕苾芻曰佛佛作是念犯捨之衣捨與衆僧有如是過由是犯衣不捨與僧告諸苾芻昔日苾芻犯捨衣與僧遂被分張事成闕乏由是不應捨與僧衆可與別人若無知者雖捨與僧亦不應分若以長衣捨與衆僧遂卽分者此二俱得越法罪佛言長衣捨與別人

不解佛言或砂或乾牛糞應以水濕安在羅中水猶不住佛言應作承水器苾芻不知如何作器佛言器有二種謂銅及瓦苾芻以手持椀遂致疲勞佛言不應手持可於椀邊穿作三孔以繩繫之懸在三股叉上方便令牢應以羅角置在器中存養蟲命若其羅密水不下者應以滑杖羅外打之苾芻於不滿瓊內而觀於水不能見蟲佛言瀉水滿瓊令其不動已方可觀察水上有塵觀蟲不見佛言去塵方察若以小蟲示他人時將指頭示小蟲行急見不分明佛言應以茅端及草筵等而指示之苾芻得蟲時於井口上

而覆其羅蟲雖落水多並悶絕或時致死佛言應作放生器覆水在中苾芻卽用此罐滿而放下滿而引出蟲仍依舊佛言應以此器盛蟲放下至水覆之空而引出苾芻不解應別作放生器時有無器可得佛言可以繩繫羅方便投下斟酌蟲去然後牽出

其放生器者但爲西國久行人皆共解東夏先來落漠故亦須委其儀若不具陳無由曉悟其器任用銅鐵瓦木若擬隨身將去可用銅作受二三片卽是舊來小銅罐子還施銅系令穿手得過底傍一邊須安銅鉤可受用鉢小竹箸頭乞食去時穿在左臂以表掩蓋右手攜鉢乞得食已隨至一家安置飲鉢自將淨繩一條如麤箸許隨井深淺繫罐取水澆以小羅斟酌得足卽以繩一頭穿鉤急繫牽繩使起與罐子系齊卽於繩上繫小鐵鉤鉤系起時務令平穩勿使傾側並豫先作了不得臨時

求覓卽以小羅覆蟲罐內徐放下至水縱鉤拔繩
令覆再三下濯方牽出井此是乞食之儀也若在
寺者卽以常用井索鐵罐覆之如前安置少有別
處底傍者鐵鏝可容三指以罐鉤內中擡起系齊
同前者鉤覆蟲在中下合至水準法翻覆假令深
井亦得爲之若別畜繩恐成勞擾若井深處或可
別爲盆貯或可送往河池洩水竟時還須滌器斯
其法也夫以如來聖教慈悲爲本所制戒律罪有
性遮輕遮性重性罪之內殺生最初是故智人型
宜存護若將此爲輕者何更重哉若能作者現在
城出家人動有萬計於澆水事存心者寡習俗
生常見輕佛教不可一一門到口傳冀諸行人遠
相效習設使學通三藏坐證四禪鎮想無生淨心
空理若不護命不免佛所訶責十惡初罪誰代受
之且如見有屠兒牽羊入寺不過數口故作長生
衆共看之彈指稱善寧知房內用水目殺千生萬
生旣知教理宜應細羅細察自刑利物善護善思
復有令人耕田畎植規求小利不見夫尤水陸俱
傷殺生無數斯之罪咎欲如之何直知束手泉門

任他不判故經云殺生之人當墮地獄餓鬼畜生
設得爲人短命多病嗚呼此告誰當用之脫有能
爲善哉甚善龍華初會共結
慈緣廣如別傳此不煩也

時諸苾芻每用羅竟不數洗濯不拭乾不日曝不翻
轉令羅疾壞佛言凡用羅者應爲洗等若不作者得
越法罪時有苾芻濾大衆水徒衆既多遂生勞倦佛
言若衆大羅遲水不供者應作濾水釜苾芻不知如
何作佛言若銅鐵瓦應作釜形底下爲孔大如盞許
作蓮臺形可高四指下安多孔大如麤箸上以氈裹
或用絹布纏以細繩於中濾承用了洗覆如上準爲
時諸苾芻以虱壁虱及諸蟲類懸棄於地彼便悶絕

苾芻曰佛言凡是生命不應懸棄亦不應隨處輒
爲棄擲風安故帛此若無者可安木孔牆隙壁虱置
青草中此若無者置涼冷處若更有餘蟲可於所宜
處安置且壽邸波離請世尊曰瀘漉之水不觀得飲
不佛言不得由不觀故大德不瀘之水觀得飲不佛
言得以觀察故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衆安居了應張羯恥那衣時勝
光王聞佛許已便以羯恥那衣寄奉大衆勝鬘夫人
及行雨夫人給孤長者及諸居士敬信之流咸送多
衣以充僧用時諸苾芻但取一衣作羯恥那餘皆還
主王聞是已報言聖者我等此物已捨與僧如何今
者更重收取苾芻曰佛佛言由是我今聽諸苾芻受
取此衣隨彼多衣應差多人作張衣者當取其一作
法守持餘應舉畜當爲僧伽作安居利物

第五門第五子攝頌曰

死後囑投別 委寄者身死 他方通委寄
若死對餘人

緣在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有一長者誕生三子其最
小者於佛法出家遊行人間去後未久父便遇病將
死之際總命諸親告二子曰家中所有咸可收來彼

便集聚遣爲三分二子人各與一其餘一分與出家者作是語已因卽命終如_有頌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彼二子如法焚葬憂慄而居彼出家者聞父身亡便生是念我有兄弟今可言歸爲其說法旣到舍已兄弟相見共盡哀情兄曰弟不須哭父亡之日遣留一分財物相與弟作是念如世尊說死後與者不成善與遂不受之苾芻白佛佛言俗人死者有希望心苾芻死時心無希望此是俗人有希望心取時無過

隨意應用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疾病告餘苾芻曰當好瞻侍我我有衣鉢當屬於汝彼便看待不久命終彼見身死便取衣鉢安已房中時諸苾芻共來借問亡者衣鉢今何所在答言彼已與我具告其事苾芻白佛佛言彼之愚人生存在日何不相與死後方施無如是法云死方與應索其物大衆共分準分應與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對彼苾芻分別衣物忽爾身亡彼苾芻便取其物置已房中與彼屍骸旣焚燒已還歸房內時知事人入亡者室次第觀察見其衣鉢及

瀘水羅尋將此物來至衆內苾芻問曰此物且來餘
有多物何不將來答曰房中唯此更無他物餘人報
曰有一苾芻是其知友若問彼者知其有無問彼答
曰對我分別我取其衣苾芻白佛佛言此是作法不
應便留可奪取共分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對彼分別衣彼忽命過此便持
衣捨與僧伽大衆問曰此是誰物答言我物對彼分
別彼遂身亡我持此物捨與大衆苾芻白佛佛言作
法應爾雖對分別物不屬彼當自取用

緣處同前復有苾芻對他苾芻分別衣物所對苾芻

忽然歸俗後時憶念彼某甲苾芻曾於我所分別其
衣我雖還俗彼物屬我我宜就索既至彼已報言聖
者仁曾對我分別衣物今可與我苾芻白佛佛作是
念由諸苾芻以彼苾芻爲委寄者卽還對彼而作分
別有如是過是故我今制諸苾芻不應對彼委寄之
人分別衣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復有苾芻對他苾芻分別衣物其所對者
是鬪諍人常與苾芻諍競紛擾既懷瞋忿便欲出去
其分別衣人見去啼泣報言勿去雖復苦留而不肯
住諸人謂曰汝勿留此好爲鬪諍惱亂衆人答言如

何我不留住我常對此分別衣物餘處無有委寄之人
苾芻白佛佛言若委寄苾芻設居海外但令身在遙
指委寄亦無有過時有苾芻於極遠方指他苾芻
作委寄人彼便命過苾芻聞時已經多日不知云何
苾芻白佛佛言初既聞已所有新舊物卽於餘人而
作委寄

第五門第六子攝頌曰

界外不與欲 將行不展轉 說戒隨意事
違者並招憊

緣處同前時六衆苾芻雖居界外亦與界內者欲苾

芻白佛佛言不應在界外與界內人欲見佛不許時
有苾芻欲出界外臨將發足僧伽有事六衆卽便強
令說欲苾芻白佛佛言欲出界者不應取欲六衆聞
已遂於界外更互與欲乃至六人展轉相與苾芻白
佛佛言不應界外展轉與欲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半月應說戒者六衆便於界外
欲與清淨佛言不應如是又取將行者欲又於界外
展轉取欲清淨廣如前說佛言皆不應作作者得越
法罪如佛所說安居了時苾芻可於三事見聞疑如
隨意事六衆苾芻便於界外作隨意事又留將行者

又界外展轉亦如上說皆不應爲

第五門第七子攝頌曰

應可知人數 隨意任行籌 不與俗同坐

老少應隨夏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婆羅門因事出外入逝多林
生希有心我今試問寺中現在可有幾人既見苾芻
問其人數苾芻報曰我不能知婆羅門曰勝光大王
僑薩羅國所有兵衆尚可數知寺內僧徒何因不測
彼默無對苾芻曰佛佛言應知人數苾芻即便一一
別數或時屈指忘不能憶苾芻曰佛佛言應可行籌

既總數已告衆令知苾芻不知何時應數佛言應於
安居時數復有長者入逝多林見諸苾芻勤加習讀
繫念靜思見斯事已深生淨信欲知僧數擬設中食
便問苾芻於斯住處總有幾人彼報其數禮已而去
既至舍中報家人曰我欲明日請佛及僧就舍而食
有爾許人隨其僧衆汝當具辦報曰甚善卽於家中
具諸供養時彼長者於衆集時遂至寺中報知事人
曰仁當爲我敬白僧伽其甲長者明當請佛及諸大
衆就舍而食既白知已奉辭而去有餘苾芻從人間
來至給園內時彼長者卽於其夜具辦種種美飲食

已敷設座席安置水釜齒木澡豆三令使人往白佛
衆告其時至幸願降臨慈芻僧衆於日初分執持衣
鉢詣長者家于時大師於寺而住令人取食有五因
緣如來大師不親起請云何爲五一自宴坐二爲天
說法三爲瞻病人四觀卧具五爲制學處此中爲者
欲制學處時彼長者準計僧數安置坐物飲食亦然
及見多人來至其宅報典座曰聖者所告人數多少
我爲準擬既過先數其欲如何典座報曰有客新來
爾須生喜答曰仁若先言我當辦食慈芻默爾于時
大衆有飽足者有被飢者慈芻白佛佛言典座應觀

客數告施主知復有慈芻臨中而至佛言此亦告知
我今爲彼衆首上座說其行法上座應當先觀徒衆
及以飲食若人多食少者應告施主曰賢首人多食
少可平等均行若人少食多者告言賢首大有飲食
可隨意行若其上座不善觀察不依所制者得越法
罪又至施主家當須觀水瀘蟲及齒木土屑並令備
足勿使闕少食前食後洗手澡漱並須如法若不檢
校者上座次座皆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慈芻與諸俗人同座而坐時敬信者
見便譏笑告言聖者仁是出家常修梵行云何乃與

常行姪欲不淨之人而同一座彼聞默爾苾芻白佛
佛言諸信俗人言合道理故諸苾芻不應與俗人同
座而坐坐者得越法罪聞佛制已遂與求寂同處而
坐信者告曰仁已近圓因何得與小師共坐答曰此
非俗人是出家者斯有何過彼聞默爾苾芻白佛佛
言亦復不應與未近圓者同座而坐佛不許已時老
苾芻與少者同坐復有少者與老一處不相恭敬苾
芻白佛佛言老少不應雜坐若無夏者得共二夏者
同座一夏者得與二夏者同座若二夏已去共大三
夏者皆得同坐佛既制已時諸苾芻在於俗舍但得

與共大三夏者同座而坐座席難求佛言若俗舍內
座難得者雖親教軌範亦得同座以物隔中無致疑
惑

第五門第八子攝頌曰

不應居貯座 不誘他求寂 不爲誓賭物
亦不食虎殘

緣處同前聽法之時應敷座席時有求寂亦居輒座
因而睡著遂失便利汗其座褥苾芻白佛佛言求寂
不應坐輒座褥時具壽舍利子求寂隼陀來聽法時
苾芻便與鞭枯令坐問言大德何故與我堅輒坐物

律
答言輒座佛遮求寂報言大德我豈同彼有過失耶
佛言若有用心求寂與其輒座餘卽不應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訶責求寂遂便遣出逝多門外
啼泣而住時鄔波難陀見而問曰汝何意啼答曰被
師訶責報言子來我當與汝衣鉢及鉢絡腰條之類
隨所須者不令闕乏遂喚歸房曰佛佛言於弟子處
訶責之時不應決捨可作帶韁棄留眷念心還擬收
攝應令苾芻開語求寂彼言我今不用彼親教師大
德鄔波難陀我所須者咸皆供給我更不能往舊師
處彼師聞已作嫌罵言我與出家而鄔波難陀遂誘

將去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誘他弟子輒誘將者
得吐羅底耶罪是破僧方便故

緣處同前是時六衆有緣事時卽便引佛法僧寶而
爲呪誓或引鄔波駄耶阿遮利耶而爲呪誓有信敬
俗人聞呪誓時作如是語我等俗流尚不引佛及師
爲誓仁等出家何故引佛及師而作盟誓是所不應
彼默無對苾芻白佛佛言俗生譏恥時合其宜然出
家者本求實語不應盟誓若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是時六衆苾芻隨有事至卽以衣鉢腰條
等物而爲賭賭俗侶見時共生譏恥告言仁等豈可

同俗流耶緣有事來便賭永鉢斯非合理答曰有何
非理豈噉葱蒜而飲酒耶彼便默爾苾芻白佛佛言
俗人譏恥誠是合宜苾芻不應賭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每於晨旦於寺閣上遙望野田
或見煙浮或觀鳥下便往其處觀有何物曾於一時
見前事已躬往觀之於叢林處有虎殘肉喜而持來
入逝多林其虎尋氣來至寺所夜於門外嗥叫出聲
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陀曰何意虎來大聲嗥叫阿難
陀曰彼虎所藏餘肉尊者近喜持將來寺中佛言苾
芻食虎殘耶白佛言食阿難陀如師子王殺好麋鹿

噉其精肉飲鮮血已決捨而去然其虎類食肉既飽
藏舉殘肉是故苾芻不食虎殘食者得越法罪然衆
首上座所有行法我今當制凡是上座見行肉食時
應可問言此是何肉非虎殘耶又非不應食物不不
問而受得越法罪

第五門第九子攝頌曰

不合自藏身 不爲言白等 若得上價毯
賣之應共分

緣處同前於一城中先有僧寺時難陀鄔波難陀因
行人間遇到此寺于時大衆多獲利物時諸苾芻雖

見此二知其惡行會無一人爲解勞者時鄔波難陀
白難陀曰阿遮利耶此諸黑鉢常生傲慢我等宜可
爲作惱緣且共潛身隱居一處觀彼如何分張利益
答言甚善應如是作遂卽隱身竊觀分物旣見分已
報言斯分不善是惡分張仁可白衆言欲分衣報曰
分時不見今何處來苾芻白佛佛言欲分利時先白
衆知僧有利物今欲共分所有苾芻不應輒去時諸
苾芻重聚其物普告衆知不應出食卽分其物時彼
二人還自藏隱及衆分了同前出告此不成分報言
先已告衆仁何處來二人告曰雖言告知可鳴犍

苾芻曰佛佛言言白告知復打犍椎方可分物時諸
苾芻復還斂物告衆令知復打犍椎共分其物二人
復藏分了方出同前詰責諸人報曰豈可不聞告衆
及犍椎聲卽便告曰雖告衆知及鳴犍椎仁等豈可
共行籌耶苾芻白佛佛言言白告知復打犍椎并可
行籌方共分物時諸苾芻復還斂物爲三事已如前
復藏分了方出同前詰責諸人告曰具壽何故如是
故惱衆僧告曰犍椎并復行籌故不現身待了方出
答曰仁等何故云我惱僧仁等豈可對衆行耶此總
不須我今出去苾芻白佛佛言雖作三事仍對衆行

若不現前卽不須與斯曰善分勿致疑惑然諸苾芻不應故作惱衆僧事若故惱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給孤長者以寺捨與四方僧竟便用種種上妙彩色内外圖畫此城人衆旣聞長者圖畫已

周競來觀看遂有無量百千人衆皆集寺中城內有一大婆羅門以是勝人衆所欽尚於大王家得一毛

毼卽便披服作玩好心入逝多林周觀寺宇發希有念便將毛毼施四方僧

此中雖言四方意與現前非常住僧也

如佛所

說有現衣物乃至截爲燈炷平等共分苾芻遂便割毼爲片衆共分張時婆羅門夜作是念彼是上毼我

宜與直贖取將來旦起入寺至其門所見諸苾芻問言聖者我所施毼人作何用苾芻報曰仁可隨喜我等割破大衆共分一人告曰我將作帽一云作靴一云繳腰一云拭鉢巾報言聖者彼是上毼因何截破宜應出賣旣得錢貝衆可共分苾芻曰佛佛言彼婆羅門所言稱理是故苾芻若得如是上價毼時賣取錢貝然後共分

第五門第十子攝頌曰

五皮不應用

餘類亦同然

若患痔病時

熊皮履應著

緣處同前時六衆慈芻自相謂曰難陀鄔波難陀於
此城中所有人衆我等皆從乞得餅直然於王家調
象師邊曾不見施今可就覓或容見與一人報曰應
如是作然須豫設少多方計應取師子皮以爲鞋履
於繫象處上風而行象聞氣時即便驚走答曰善計
我今且去從彼乞求若得者善若不與者怖象未遲
卽於晨朝詣調象師處報言賢首仁等何太無求福
心曾於我等不施多少餅果之直彼言聖者我等豈
可繫屬於仁以餅果直共相供給六衆聞已點頭唱
諾棄之而去遂於他日著師子皮鞋於其象處上風

而立時彼羣象聞師子氣遺失便利驚怖奔馳時彼
象師鉤斲象頂不能令住六衆遙見告言賢首急牽
急牽答言鉤斲不住如何手牽六衆報曰我能令住
答言聖者若能令住斯成大恩六衆曰共立盟言若
能與我餅果直者我當令住報言卽與彼便急步至
象下風象不聞氣卽不驚走諸調象人問言聖者仁
解呪耶答曰我無異術若如是者云何令象怖不怖
耶彼便以實告彼象師彼言聖者仁等如何作斯非
法不饒益事若其王家最勝大象因此驚怖走入山
林仁等必當招大罪罰彼聞微笑默爾無言慈芻白

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著師子皮鞋有如是過卽告
諸苾芻曰汝等從今不應更著師子皮鞋若著此者
得越法罪聞佛不許便用虎皮而爲鞋履佛言此亦
不應然有五種爪牙等獸皮不應用所謂智象智馬
師子虎豹佛不聽已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若更
有餘爪牙之類皮得用不佛言亦不應用用者得惡
作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痔病詣醫人所告言賢首
我有痔病幸爲處方報言應用熊皮作鞋著時病差
答曰世尊未許醫言佛是大慈必應見許苾芻曰佛

佛言爲病應著多重難得佛言若無應取一重并毛
替其履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音釋

蚊幃

蚊無分切幃重林徒到二切幃也

股

公戶切

蚋

而銳切

搔

蘇遭切

也

縹

之欲切

漉

盧谷切

捲

去權切

筵

特丁切

等

直

切

筵

知林切

韁

居良切

賭

賭當古切

騙

博奕取財

也

也

痔

丈里切

後病也

金璽淨信弟子深吉敬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九計字
七千六百三十五個該銀三兩四錢四分二厘
超薦亡侶王彥滇亡男王元楷伏願仗此微因
乘
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遁爲法友同登正
覺速證菩提
崇禎癸酉歲孟秋月金沙顚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總攝頌曰

此二頌攝至三十一卷半

猛獸筋不應

燈光及勇健

獸姿度尼法

因許喬答彌

足不前長者

可與餘臥具

不合潑水汗

第六總應知

第六門第一子攝頌曰

猛獸筋皮經

擁前復擁後

兩角及尖頭

諸靴皆不合

緣在室羅伐城佛言慈芻不應用五猛獸皮有爪牙

者謂智象智馬師子虎豹是時六衆用彼獸筋還同
有過佛言不用此筋而縫鞋履六衆便用皮絰有過
同前復用其皮補鞋佛言皆不合用如是應知履屨
之屬若擁前擁後兩角尖頭麻履諸靴皆不應著皆
越法罪除兩三重革屨

如斯之類西國人皆不著若
是外國寒鄉爲活命因緣持

心方用

內攝頌曰

四大王初誕 光明普皆照 父母因斯事

各爲立其名

爾時菩薩在觀史天宮王舍城中有王名曰大蓮花

以法化世人民熾盛安隱豐樂無諸盜賊室羅伐城
王名梵授唱誓尼城王名大輪橋閃毗城王名百軍
此等四王皆是法王以法化世廣說如餘是時菩薩
於天宮上以五種事觀察世間云何爲五一觀遠祖
二觀時節三觀方國四觀近族五觀母氏六欲諸天
三淨母腹摩耶夫人因寢夢見六牙白象來降腹中
于時大地六種震動放大光明遍滿世界勝天光明
世界中間黑闇之處日月不照悉皆明了所有衆生
皆得相見菩薩生時如下所說四大國王皆誕太子
見大光明如鎔金色各各自言由我生男威神力故

能令天地光曜希奇各爲立名用符靈瑞時大蓮花
王告衆人曰我子生時如日光影乾坤洞照勝妙希
奇應與我子名曰影勝其梵授王告衆人曰我子生
時光明殊勝普照世間應與我子名曰勝光其大輪
王告衆人曰我子生時如大燈光遍皆明照應與我
子名曰燈光其百軍王告衆人曰我子生時光如日
出無不明瞭應與我子名曰出光各自謂子之功
能然並不知由菩薩力

內攝頌曰

腹中天守護 生已蹈蓮花 舉手獨稱尊

灌洗花衣落

爾時菩薩降母腹中天帝釋主令四天子各持器仗
守護其母勿令人及非人輒爲損害菩薩處胎不爲
胎中血垢所汙譬如衆寶聚在一處不相需汙菩薩
在腹亦復如是又如清淨妙瑠璃寶置五彩上明目
之人分明見別母觀腹內分明亦爾母雖持胎身無
勞倦自然奉持五種學處謂盡形壽不殺生不偷盜
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於諸丈夫絕姪淙意十月滿
足往藍毗尼林攀無憂樹枝暫時佇立便於右脇誕
生菩薩爾時大地六種震動放大光明與入胎無異

菩薩生時帝釋親自手承置蓮花上不假扶持足蹈
十花行七步已遍觀四方手指上下作如是語此卽
是我最後生身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梵王捧傘天帝
執拂於虛空中龍王注水一溫一冷灌浴菩薩初誕
生時於其母前自然并現香泉上涌隨意受用又於
空中諸天下散唄鉢羅花鉢頭摩花拘勿頭花奔陀
利花并餘種種奇妙香末天妙音樂自然發響天妙
衣璫從空亂墜更有衆多奇妙靈瑞如餘處說
內攝頌曰

阿私多觀相 那刺陀勸師 五百瑞現前

父王立三字

于時南方於大山中有古仙人名阿私多善知世界
成壞時節時有一人名那刺陀聰明辯慧數來參謁
阿私多仙共論世間成壞之事聞已傷歎卽於仙處
而爲出家後於異時共此仙人在石窟中見光明照
異相希奇卽說伽陀問其師曰

何故此光明 遍照猶如日 充滿山林處

忽現此希奇

仙人答曰

若是日光便赫烈 今此涼冷現希奇

必是無上牟尼尊 初出母胎彰此瑞

此是菩薩出胎相 光明清淨世希有

譬如金色滿十方 騰照三有皆明徹

那剌陀白其師曰鄔波駄耶若如是者今可共行往
觀菩薩師曰子今知不菩提薩埵有大威神無量諸
天悉皆雲集我等雖至頂謁無由待入城中爲立名
已如其重出我望途迎菩薩生時闍鐸迦等五百侍
者同時而生闍稚迦等五百侍女亦同時而誕上象
廐馬皆生五百五百伏藏自然開發隣國諸王皆奉
信物大臣見已白淨飯王曰大王今日國祚興隆王

子誕生喜瑞咸應五百侍男五百侍女上象上馬各
生五百五百伏藏自然開現諸國朝貢奇珍總集王
聞告已心大欣躍告大臣曰太子生後諸事皆成宜
與立字各一切事成此是菩薩最初立字號一切事
成是時菩薩乘四寶輿無量百千人天翊從入劫比
羅城諸釋迦子體懷嬌慢立性多言菩薩入城皆悉
默然牟尼無語王見是已報諸臣曰諸釋迦子體懷
傲慢立性多言太子入城皆悉默然牟尼無語應與
太子名曰釋迦牟尼此是菩薩第二立名時此城中
有舊住藥叉名釋迦增長時人敬重立廟祠祀但是

釋種生男女已令淨澡浴抱至藥叉處而申敬禮時
淨飯王以上酥蜜滿太子口告大臣曰可抱太子往
禮藥叉大臣抱至時彼藥叉遙見太子卽自現身至
菩薩所頂禮其足臣歸白王王聞是已生希有心今
我太子於天神中更爲尊勝應與立字名天中此
是菩薩第三立名

內攝頌曰

付母養太子

令觀大人相

阿私多遠至

親觀牟尼形

爾時父王便以太子付諸養母隨時澡浴乳哺飲食

常令安隱適悅身心養母便以上妙塗香塗摩身體
具諸瓔珞授與父王王卽抱持瞻視歡喜卽便總命
諸婆羅門國中所有解占相人知筭計者令觀太子
告言君等宜可瞻察我聞古仙作如是說具三十二
大丈夫相者有其二事若在家者當爲輪王普王四
洲以法化世七寶成就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
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具足勇健忠良能伏怨
敵周圓海內無諸患惱人民豐樂安隱而住若出家
者剃除鬚髮服袈裟衣成等正覺有大名稱充滿世
間時諸相師聞王說已悉共觀察咸白王曰誠如大

王所說之事三十二相若成就者唯有二事謂輪王及佛乃至有大名稱充滿世間王復問曰其相云何時彼相師悉皆具答一一別指三十二相具有廣文

以共餘經及律論等事無差別故不煩譯

爾時阿私多仙人告那剌陀曰摩納婆比者菩薩已入城中立三名訖我等宜往禮拜瞻顏各乘神通騰空而去田彼菩薩威神之力去劫比羅城可一驛許遂失神通足步而去既入城已到王門所報門人曰汝去白王阿私多仙今至門首使去白王王曰隨入誰遮大仙卽詣王所王見仙至遙唱善來奉吉祥事

爲洗足已妙師子座安置令坐王禮足已白言大仙何事得來仙說伽陀曰

國王我今至 欲見王太子 瞻仰牟尼尊
導師中第一

王言太子睡著答曰雖睡我欲暫觀王便抱現觀菩薩眼雙眸不合仙旣見已說伽陀曰

良馬不多睡 半夜暫時眠 所爲事未成
因何久安寢

仙復問曰諸占相人有何記說王言大仙彼相者云當作輪王化四天下仙以伽陀而答王曰

相者語多謬 末劫無輪王 此有勝福緣
斷惑當成佛 若是化四洲 輪王相非顯
分明大師相 成佛定無疑

仙人遍觀見成佛相已復更觀察久近當得無上甘露轉妙法輪遂見二十九年捨王城去六年苦行當成正覺復觀自身得幾時住得見佛不知不見佛便生憂惱涕淚盈目王見懷愁說頌問曰

若男若女來觀者 咸悉歡喜遍身心
仁今親觀相非常 何因泣涕盈雙目
假使太子相非善 短壽多病不吉祥

唯願大仙如實言 勿令我意增憂
仙人答曰

假使霹靂從空下 可畏來臨太子身
此於無上牟尼尊 如毛髮許不能損
假使烈火騰風焰 利劍如霜現在前
毒藥黑蛇一時來 至太子處皆銷散
我傷早死不見佛 流淚盈目難裁忍
棄無上法我前亡 未有事業能成就
此有大福除衆惱 證甘露法爲導師
若能聞教如說行 咸歸寂滅無爲處

王聞太子證甘露法默然無語凡諸世人皆爲邪心之所擾亂出言諂誑不能依實時彼仙人而告王曰比日大王每作是念何時得令阿私多仙足步入城與我相見及諸人衆致敬慇懃我哀愍故徒行至此今時事了將欲出城可爲掃除淨修郭邑時淨飯王勅令諸臣嚴治道路普告城邑皆共修營巷陌康莊塗拭清淨灑以栴檀香水散以占博迦花幢蓋凌空香烟滿路見者愛樂如歡喜園復遣搖鈴遍皆宣告諸人當知或先住城中或他方新至所有人衆皆悉存心明日晨朝看大仙出衆旣聞已各至途中瞻望

仙人步出城闕咸生希有悵望而歸時阿私多仙還向本山繫心禪寂以智方便發起神通報命將終遂便遇患雖加藥餌瞬息無幾時那刺陀來禮師足白言大師我本出家求甘露味師所得者幸願共分師曰我亦同汝本出家時意求甘露竟無所獲空處生涯彼雪山側劫比羅城太子與世相師共記當成正覺號天人師稱一切智汝當於彼而求出家捨高慢心當自謙下勤修梵行作不放逸當於爾時獲甘露味說伽陀曰

如來出世難遭遇 今得逢時甚希有

汝莫放逸至心求 當獲無生甘露味

作是語已便卽命終如有頌言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皆別離

生者咸歸死

爾時阿私多仙命終之後弟子那剌陀如法焚燒殯葬事訖割捨憂感遂詣婆羅痾斯於諸仙內而共住止其那剌陀先是迦多演那種族時人因號迦多演那仙人衆皆敬重時唄逝尼王所生太子名曰燈光王付八母而爲瞻養是事無闕乃至年漸長大技藝博通文武所須無不綜習釋迦菩薩爲童子戲燈光

太子亦爲童戲菩薩受太子灌頂時燈光亦受太子灌頂菩薩出四門觀見老病死患遂於三夫人處生厭離心所謂牛護夫人鹿養夫人名稱夫人此爲上首六千姝女咸皆捨棄於其中夜踰城而去往空林所修出家業依止仙人學殊勝定離欲界欲次從曷羅摩子習無所有定斷無所有處欲更無導者便於六年專修苦行不別證悟將爲無益遂卽任情而爲遊縱噉好飲食蘇油塗身湯水澡浴往聚落中於難陀難陀力二牧牛女所食十六倍上妙乳糜迦利迦龍王尊重讚歎於善吉邊取吉祥草詣菩提樹下自

數草已端身正念跏趺而坐心念口言若不斷盡諸漏我終不解跏趺是時菩薩以慈心器仗降伏三十六億千魔衆已證無上智受梵天請往婆羅痾斯三轉十二行法輪時燈光王亦於此時受灌頂大王位以法教化盟逝尼國人民熾盛安隱豐樂廣如餘說由王力故百姓歌謠歡會相次隨處供養勝上天神穿五百池五百渠水令人受用無有闕乏

第六門第二子攝頌曰

燈光得爲王 有五殊勝物 因叙奇異事

廣說健陀羅

時燈光王有五勝物云何爲五一者勝雄象名曰葦山二者勝母象名曰賢善三者勝馳名曰海足四者勝馬名曰衣頸五者勝使者名曰飛鳥其象日夜行一百驛母象日夜行八十驛馳日夜行七十驛馬日夜行五十驛飛鳥日夜行二十五驛其王雖有如是勝物快樂安隱然而四大不調忽有不睡之病由此疾故於酥起憎於酒生愛時諸醫人以種種妙藥與酥和煎上王令服王不肯用時太子中宮咸知酥藥能治不睡皆奉藥酥王更增瞋王乃勅曰若有人當在我前說酥名者當斬其頭王旣無睡便於初夜與

內宮人共爲歡戲於中夜時至象馬廐而爲檢閱於
後夜時觀諸庫藏自持利劒問守更人曰誰爲警覺
若第一問及二問時不應答者無容忍怒至第三問
不相答者便斬其首由斯嚴酷隱燈光名共安餘字
號曰猛暴燈光王於異時命大夫人及內宮曰我親
警覺爾何眠睡答言大王我亦警覺如是連宵不得
眠睡共曰王曰若使我等通宵不睡者是則無由稱
可王意又此不眠廢我等業王曰若非爾業誰復應
爲答言太子應作時王卽便行告太子曰何不警覺
答曰我爲警覺後遂不能便曰王曰若常令我爲警

覺者便廢王業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爲答言大臣
應作王卽便行告大臣曰何不警覺答曰我爲警覺
後遂不能便曰王曰若常令我爲警覺者誰輔佐王
如法化世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爲答言散兵應作
王卽便行詣散兵所告言我自警覺汝等何因不爲
警覺後遂不能便曰王曰若常令我爲警覺者如何
爲王共他交戰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爲答言百姓
應作王卽便行詣百姓所同前問答時彼國人番次
守更而爲警覺時賣香童子當其番次念王暴惡或
當殺我遂於夜中掌頰懷憂時彼知識見而問曰仁

何故憂彼卽以事具答知識彼便報曰汝家不遠有
人名曰健陀羅何不相求爲警覺事童子報曰如我
惜命彼寧肯爲設使見求定不能作告言與其錢物
必當爲作卽往相求彼人報曰若能與我五百金錢
我當爲作卽便許彼健陀羅曰日當與半若我命存
相還未晚如其身死此卽屬君隨情所用卽便與半
彼得錢已多買酒肉及諸餅果王執仗人並皆命食
咸令飽足報諸人曰王令警覺我當番次問諸人曰
大王如何作警覺事彼皆具報所有因緣健陀羅曰
幸願君等爲我思量答曰我等蒙君所賜美饌在腹

未消云何不爲問曰我等爲君欲作何事答曰若王
來問誰警覺時喚我令覺答言如是時健陀羅卽於
中夜以毛毯縈膝坐而暫睡王於初夜與宮人戲笑
於中夜時觀諸象馬便於後夜問守更人諸人告曰
健陀羅汝覺勿睡大王欲來彼遂警覺王便告曰警
覺者誰健陀羅聞作如是念我若初言卽爲答者後
時不然定當斬我頭落于地卽不言應王更喚之誰
爲警覺彼還默然第三復命警覺者誰答言大王我
是健陀羅王曰健陀羅汝思何事彼有智慧於世間
事善能談說答言大王我思世事

內攝頌曰

鵠鵠飲乳

芒草尾身齊

斑駁與毛同

沙盆水不溢

鹽麩水差別

永瓦變成塵

是謂健陀羅

世間思十事

王曰汝於世事何所思量健陀羅曰世有奇事且如鵠鵠鳥有毛無毛以秤秤之輕重相似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自驗王曰若然者善我自親觀健陀羅至曉得鵠鵠鳥對王秤看後去其毛秤便相似王曰此有何緣答曰由風扇羽王曰汝有妙智答曰由王故然王遂默然時健陀羅愁過一宵以手摩頭而還

舊宅時賣香童子持餘半物還健陀羅是時國中但當番次皆以五百金錢僱健陀羅求其警覺爲知更次王於後夜問言誰覺答曰我健陀羅王曰汝何所思答言大王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曰長項白鶴以水和乳令飲但飲其乳唯有水存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自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鶴鳥對王令飲果如所言王曰此有何緣答曰鳥口性醋若飲乳時遂便成酪致令水在王言汝有妙智答曰由王故然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問誰爲警覺如前答言我爲警覺王曰汝何所思答言大王我思世事王

曰云何世事答曰世有芒草以物椎打與不椎者若以秤秤輕重相似餘草不然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自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芒草對王椎打便以秤秤果如所說王曰此有何緣答曰椎打之時便有風入乃至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復問言何人警覺答曰我健陀羅王曰汝何所思答曰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曰有吉靈鼠尾與身等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自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鼠來對王比度誠如所言王曰此有何緣答曰我於春時見緣樹下尾與身齊乃至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復問

言答曰我爲警覺王曰汝何所思答曰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曰大王我思雉鳥於其身上隨有斑駁還有爾許莖毛仍除其尾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自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即得一雉對王果如所說王曰汝何得知答曰我先數知王曰汝有妙智答言由王故然王遂默然又復問言何人警覺答曰我健陀羅王曰汝思何事答言大王如沙滿盆還將盆水添滿不溢沙水同處兩不相礙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自驗至曉即以盆盛沙寫水令滿其水不溢王遂默然又王問是誰警覺答言是我警覺王復問

言汝思何事我思世事云何世事我思以鹽一升和一升水其水不增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自驗至曉卽以水和鹽王親自試王問何故答言鹽從水出得水依舊王遂默然王復問言何人警覺依前而答王曰是我警覺王復問曰汝思何事答言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言我思以水一升和一升麴搏不相著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自驗至曉取水及麴對王和試王問何故答曰我本國人並多食麴常見如此王云汝能記事答言是大王力王遂默然王復問言何人警覺同前問答乃至云何世事答曰我見

世人常於日夜機杼織功所出絹布綺繡之屬不知何去王曰我亦不知此物何去健陀羅曰此等諸物終歸爲土王曰誠如汝說終歸爲土王復問言何人警覺同前問答乃至云何世事答曰我見世間諸陶師等日夜不住多作瓦器不知此物向何處去時王答言我亦不知向何處去健陀羅曰此等諸物化爲泥土王言如汝所說爛爲泥土

內攝頌曰

猛光親問母 知從歟所生 與彼五百金
驅之令出國

爾時大王既見健陀羅多有情智應答巧便卽更問
曰汝多智慧能了世間種種事業我不能睡此有何
因健陀羅曰唯願大王寬其罪賜無畏敢爲王說王
曰賜汝無畏隨意說之時健陀羅卽曰王曰王從蠅
生王曰汝今罵我健陀羅曰王令實說豈敢相罵如
其不信待至明旦王自驗知王報言好至天明已時
健陀羅掘地作坑滿填牛糞上安敷具令王臥息卽
便得睡王自證知尚疑虛實遂入宮中間其母曰我
今有事要須問知當可實說我從何生母曰大王今
可與我無畏我當爲說王言與母無畏卽便報曰汝

昔父王多諸姝女因行他國綿歷歲時我起欲心忽
見一蠅作如是念此是丈夫我共行欲可不樂乎時
彼蠅變成男子與我交通便覺有娠因茲生汝王既
聞已作如是念彼健陀羅有大明慧能知我本從蠅
所生我施無畏不可刑戮今者應可重與賞賜令其
出國勿使衆人知如是事遂卽賜與健陀羅五百金
錢令其出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

音釋

筋

舉欣切 骨絡也 瀦則肝切

縫

符容切 紵也

綖

蘇箭切 與線同

屨

九遇切 履

屬履所綺切鏹餘封切傘蘇早切悴秦醉切綜子宋切

總猶也乳糜糜靡為切謠歌謠也毯吐敢切鵠鵠鵠也

切鶴許尤切鵠力求切鶴與鶴同處尺沼切杆直呂切

緯者娠失人切頻毗娑羅梵語也此薩婆頽他悉

陀梵語也此云



金壇淨信弟子深吉敬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計字
六千三百三十箇該銀二兩八錢五分超薦亡
侶王彥湏亡男王元楷伏願仗此微因乘
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近為法友同登正
覺速證菩提
崇禎癸酉歲孟秋月金沙願龍山識

三ノ四